近思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近思錄

(二)

朱熹編

張伯行集解

近思錄卷二

致知 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illegible]

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illegible]

大學.使知爲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學莫要於致知.致知云者.辨其執爲

是執爲非也。然必心通乎道。而後是非有所準。如物有權衡。而後輕重有所較。蓋權者錘也。所以往來於一銖之上。而取其中。衡者秤也。所以承載乎一權之用。而得其平。道者當然之理也。所以揆度乎事物之宜。而歸於正道。卽是非之權衡。心通乎道者。盡心知性。於天下之理。有以究極於心。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也。孟子之知言。正心通乎道者。物之輕重。以權衡較之則自明。非以意爲那移。言之是非。以道裁之則自見。非以意爲測度也。

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不通乎道。則是非無所折衷矣。而欲較量古人。安知是者不以爲非。非者不以爲是。輕重在物。而權衡不在我。鮮不淆矣。徒自竭其目力。精神耗而愈眩。勞其心志。私意起而反惑。其不中宜也。雖有時而中。亦是揣度之偶合。夫子所謂億則屢中。非致知而知至者。豈君子所貴哉。然則君子亦明理而已矣。欲明理必自格物始。

伊川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此程子欲人因疑求信。傳而能習。以致其知也。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焉。人之樂有師者。所以明道解惑也。孔孟門人多矣。其初豈皆什伯庸衆之賢哲。固亦無以異於衆人也。未至聖賢地位。欲觀聖賢道理。其不識者諒自不少。而卒能相信以進於道者。惟不敢信己而信師也。夫信師者。非一意欽承之謂。將師之言。苦心極力。深探妙契。求而後得。得則未有不信者矣。今諸君於問答之言。注意思之。始雖智識之淺。或見爲不合。終有會悟之期。必知其不異也。惟纔不合。便置不復思。不思則不求。不求則不得。不得則異者終異。卒爲衆人之歸。而不識聖

賢在何處著力矣豈致知之方乎程子諄諄
命之且重望之其所以廣孔孟之傳者至矣

伊川答橫渠曰所論大概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此程子規切張子挾微洞隱而知朋友之取益爲多也張子志道精思既得於心則修其辭觀其所論大概集引古人之言貫串己意以斷事從雜博中過來者故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有餘溫厚和平之氣蓋非從本心之明睿舉照卽始見終者乃由零碎考索湊合如此故以己之意釋古人之意則屢偏以古人之言附己之言則多窒雖本原不差大段皆是而小有出入亦時不免也本註云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毫髮盡識之矣考索至此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而已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張子不患其不能思慮患其苦心強索而精神失完養不患其不察義理患其急進勇敢而意味少涵泳故以此深望之蓋有精思力踐之勇加以完養涵泳之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則明睿自生他日自當條暢也張子見二程後渙然自信盡棄異學淳如也則其受切偲之益顧不大哉

伊川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此言學貴實得實有所得則義理足以養心不患心疾也學道必由思慮思慮皆可有得而欲驗其得與不得之候只須自家心氣上體勘便分曉蓋從容饜飫而自得者胸中道理浹洽無制縛無拘礙心安氣順如論語之言時習而說如孟子之言資深逢原皆實得之驗也若苦思力索略見髣髴亦自以爲得之矣而勞心耗氣精神不條暢守著這一事未見觸處洞然則實未得之驗也特勉強揣度已耳更須涵養到熟熟則自得之不患心氣之勞耗矣嘗有人言

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承上而言。有謂近因學道。遂致心虛之疾者。此無是理。蓋心虛之疾。大抵是氣虛。人之血氣不能無虛實。虛則疾病因之。聖賢或亦不免。然未聞有學道而致心疾者。疑思慮能致心疾。必非能學道者也。或謂前云心氣勞耗。得毋虛乎。愚謂勞耗是思慮未熟。覺心中無受用處。久後自條暢。恁地快樂。那會虛。虛則疾病。不能思慮矣。程子前恐人於勞耗時認做實得。不更求進。後恐人以爲勞耗易致心虛。併廢思慮。故云然也。垂訓之義大矣。

伊川曰。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儒者之學。）

將以明理也。理所有者。雖無其事。亦可以其理信之。若無其理。則斷無其事。如鬼怪之談。總屬異說。今人不察。多雜信之。只因燭理不精。不向大源頭上體究。胡亂就事上理會。事無盡期。憑空臆度。則展轉游移。邪說易入。是以君子貴窮理之學也。學則通乎陰陽晝夜死生之道。可以知幽明之故。而鬼怪異說。何足以惑之哉。

伊川曰。學原於思。（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曰。思則得之。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自古聖賢言學。未有不以思爲要者。是知學原於思。不思則口耳之學。茫無實得。知行都無由進矣。故程子言此以示人也。）

伊川曰。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聖人者。將以求進乎仁也。仁有生熟之分。聖門諸賢所謂或日一至。或月一至者。方其至時。亦是實造其域。窺見堂奧。故視三月不違。久而不息者。當場所見。其規模亦略相似。然有內外賓主之辨。意味氣象總是迥別。蓋不違者意味浹洽。則氣象渾成。若日月至焉。不免勉強痕迹。如一座宅子。安置器用物件。日在家中者。種種習熟。起居

自覺便適。久客纔抵家。雖用得著。到處終見生疏耳。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於其別處正須潛心默玩。使其淺深厚薄之氣象。一一融會。則所見者大。庶幾自得。此之謂善學聖人者也。蓋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知其氣象。氣象非一時摹擬得出。熟復玩味。便覺明白親切。若只於名上理會。究竟不違是如何。至是如何。茫不知分曉。則爲講論文義之末耳。非心得也。愚謂熟玩氣象。是從聖人文字上。以心體之而察其所以然。非資談柄而已。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此章問答。見行由於知。未知而欲勉強行之。不惟躐等。亦不能久也。易云。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存誠也。進德力行也。問者之意。以爲行可勉強而進。知不可勉強而致。似致知爲甚難。學者俱從事力行可耳。不知天下有既知而未能行者。未有不知而卽可以行者也。

伊川曰。學者固當勉强。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卻堯學他行事。然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程子正其不致知之非。以爲進德力行。固學所貴。然知行相因。必先知而後行。如堯聖人也。其行事可學也。然無堯之聰明睿知。而遽欲學其動容周旋中禮。得乎。雖堯之聰明睿知。由於天授。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不易幾及。然循循由格物窮理漸向上去。則聰明睿知自生。否則正牆面而立。如何行得。

未致知有之也。儻以致知爲難。而欲勉強力行。如或人之所言。則未辨是非。但知篤信擇之未精。遽言固守。所信恐未必正。而所守亦僅出於矯制。非默識心融。從容自得。而固有之者也。所謂固有之者。知得此理。不從外求。不得不信而守之耳。

忠信是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大學知所先後之序也。未致知便欲誠意。則凌躐等級。而先後之序紊矣。且勉強行之。安能久而不變。欲學堯之動容周

旋中禮。蓋亦難矣。

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此以下又正其言勉強之非。勉強則不樂。不樂則覺其難。所以然者。燭理未明故也。欲求其樂。須先明理。蓋理是性中自具。合下便善循之而行。本無拂逆。如動容周旋閒。知手容之宜恭。自然以恭爲樂。知足容之宜重。自然以重爲樂。非待安排而使之然也。恁地快活。曷見其難。人只於理有所未知。不免私意穿鑿。臨事安排布置。便覺難耳。惟其難也。所以不能久也。

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由是見致知之爲要。而所謂知者。非可一概論也。有多少般數。因其多少以爲淺深。知得一分則行得一分。知得十分則行得十分。如徒就外面理會。卻於裏面未理會得瑩淨。便是知之未眞。眞知者知之至也。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忠便會盡。信便會立。泰然行之。日進無疆。雖不無篤信固守之功。而亦何待勉強乎。夫子謂半途而廢。吾不能已。朱註謂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此可以見矣。

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又自言其致知之漸。以身示教也。言少時解釋經義。已用許多格致工夫。但年益進則知益進。知益進則行益進。故文義無異而意味自別。知之有眞有不眞也。此見程子進德之實。可爲學者之師。而學以致知爲先。不可不亟講耳。

伊川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此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理具於物之中。從統體上推出。萬物同此一理。從散殊上看來。一物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窮究其理。方有以順性命之正。處事物之當。而窮理之目亦不一。其端或讀

書。或論人物。或處事皆當隨寓而窮之。其從讀書講明開示本原而得之者固多。從討論古今分別是非而得之者最捷。從應接事物處置各當而得之者最實。無時無處不用其功而窮理之方始盡也。

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此又因或人之問。示以用功次第也。學者務博要盡窮天下之理。固不是。其務約者。謂窮得一理便到。亦無此容易法門。故答或人曰。怎得便會貫通。蓋到了貫通時候。難道有箇異理。但方格之時。則雖明睿如顏子。亦不敢如此說。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故一日一件者。次第工夫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蠭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又訓格曰至。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向俱到。不可移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有是物。即是有理。故必即是理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也。呂東萊訓格字。則以爲通徹無閒。吳敬庵曰。通徹無閒。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較明白而深長。合而觀之可也。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上積習貫通之說。既示人以窮理之務矣。又言所務於窮理者。非謂馳情浩博。必盡窮天下萬物之理而無所遺也。又非謂專守簡約。止窮得一物之理。即到貫通之地也。夫理不勝窮。聖人且有所不知。物各有理。執一何可以該萬。二者均失。是以窮理之務。無他。止要日積月累。由少至多。則聰明以漸而開。事理以漸而著。自然而然。不待推測擬議。而無不見矣。蓋既不失之於博。又不失之於約。斯爲窮理者所當務也。○此一節集解闕照原編補。

伊川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此欲人善用其思也。思曰睿。洪範篇文。睿通微也。人心本自虛靈。靈則通。故致思以窮理。久自通微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能通微則無不通。而或於一事思之未得。權將此事放下。別換他事思之。不可拘守此事。勉強求得。蓋人心是活物。而知識有偏暗處者。是於這處被物遮蔽。且暫置之。後來觸類旁通。蔽自然去。睿自然生。若強思力索。則滯於一隅。故人不可不思。尤不可不善用其思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伊川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人之爲學。固要識力並進。然識高則力勇。力量未至。還是知識未明。而知識之所以蔽固者。則推致之功未盡也。故或以爲問。而答之曰。只是致知。蓋眞知事理之當然。則力量所進。自有不容已者矣。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伊川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理散於物而實管於吾心。故物之理卽己之理。天下無二理也。若分觀物察己而二之。謂見物還須反求諸身。則以物我爲二致矣。故不必如此說。蓋以其迹觀之。雖有彼此之分。以其理論之。則明乎彼卽曉乎此。內外之道。皆爲性之德。本是渾成合一的。無內之非外。亦無外之非內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欲致知者近取諸身。先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固可卽己之理以通萬物之理。然一物各具一理。卽如一草一木。亦勿放過。須是潛心體察。積累久後。融會貫通。方算得物格而後知至。故不能合內外之道。則無以知天下之理之一。不能察物物之理。則無以知天下之分之殊。又曰。自一

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人心本有覺。而未免於昧者。惟其於事務之理理會得少耳。故自一身之中推而極之以至萬物。無在非理也。但能隨處察識。理會得多。則胸次之開。自然有覺悟之處矣。○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衆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乎觀理之煩。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文義之末。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斯道也。

伊川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復引洪範之書。以明致思之效。思能通理。聖人是全盡此理。故充其思之睿。可以作聖。譬若掘井。漸漸由渾得清。初用其思者。疑慮方生。心地雜亂。亦不免有溷濁之病。到久則是非判而疑慮消。自然明快而作聖有基矣。掘井不及其清者而止。則爲棄井也。

問如何是近思。伊川曰。以類而推。此示人以近思之方。物各從其類。因吾所已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若是眞箇劈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自亦不難。故近思者。致知之要。而類推者。又近思之方也。若遠去尋討。便不切己。朱子以近思名篇。厥旨深哉。

伊川曰。學者先要會疑。疑者。悟之階也。會疑便是用功於學。或於理上推不去。或平時見理以爲如此。於這理卻又不合。便自反覆求解。弗知弗措。若不會疑。必未嘗用功者。是不知其何以是。非不知其何以非。故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至哉言乎。

橫渠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此言正道明則怪妄自消。學者當堅守其正也。訪問也。物異爲怪。神妖爲姦。張子以巽之問及。謂此固無難語者。但灼理未精。則語未必信。君子貴先窮理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任天下之至奇至變。總不外於此理。性卽理也。天卽理所從出也。故孟子之言知性知天。反始窮源。通徹無閒之學也。學至知天。則有以探其從出之源。而知一本之所以萬殊。理所當有。便有此物。理所當無。便無此物。了然明白。返求諸心而自諭之。亦不須提命告語而後知矣。豈有語之而顧不信者乎。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若學未至於知天。則知有或昧。而異端之徒。往往叛爲姦怪之說。以劫奪吾道之正。所以諸公今日亦不免談論及之。但當堅守其正。勿爲所奪。就日用倫常光明正大物事。漸漸上進。久而不已。則馴至於知性知天。而所謂怪異者。不必攻辨。自然識破。約略其功候。不過一歲之閒。吾道勝矣。朱子云。是眞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不必深與之辨。與此意互相發。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閒。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若不能堅守吾道。作騎牆之見。以爲物理無窮。姦怪或有。只付之變幻不可知。是胸中懷著疑胎。吾學有可以撓之隙。外物亦易昏我之明。將所謂姦怪之來。交錯迭見。而我卒無所折衷以自存。其是。其溺也必矣。豈天下眞有怪妄之事。亦我之不達於理而已矣。

橫渠曰。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

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此因論語之言。見學者當領會實得。勿徒以性命資談論也。性者人所得於天之正理。天道則造化流行之妙。性與天道是一是二。惟仁可以該之。子貢既明說夫子之言。則其言雖罕。亦時於平居常言之矣。而以爲不可得聞者。蓋聖門學者。實以仁爲己任。期於身體自得。不徒以苟知爲聞也。苟知者。徒竊其說。未曾了悟。了悟則深達其理。幾乎自得矣。子貢是知至之後。得悟一貫之傳。因有是說。而張子恐後之學者。高談性天。實無領會。故引子貢言以發之。

橫渠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義理之具於物者。莫不有表裏精麤。今人都從外面覷得麤淺。便自以爲義理之學。是獵取而非有造也。須深心沈力窮究到底。方有造耳。淺易看過。輕浮用事。豈有得乎。善乎朱子之言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橫渠曰。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心具衆理。必於衆理推究全盡。方完得心之本體。而此心細入無閒矣。故不特大段空疏者。算做心麤。即至顏子優入聖域。而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猶有未達之一閒。則此一閒心理未融。猶是心麤。直須義精仁熟。全體不息。而後可謂不麤。此則聖人之事也。

橫渠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習。重也。坎。險也。上下皆坎。爲重險之象。而其彖辭曰。維心亨。亨通也。張子借習坎心亨之義。以明博學於文者。只要悟得此意。初閒義理未明。有所齟齬。胸中疑難。如歷重險。積習既久。自脫然有貫通處。則心亨也。人可以險阻艱難自疑畏而不求進於心亨之地哉。

橫渠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合下節。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之意也。義理有疑於心者。只緣執而不化。心有所係吝。不能推而廣之。是以知識爲之蔽塞。須濯去舊見。如去渾水引出清者來。便覺新意活潑流動而疑可釋矣。今學究家固滯不通。多爲舊見不濯之病。張子此言。示人之意切矣。心中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新意旣來。舊障盡撤。則前所未知者而今知之。是心中有所開也。隨手筆劄記錄。以時觀省。則已知者可以不忘。若不記。則旋得旋失。安能思憶得起。猶山徑之蹊。閒不用則茅塞之矣。張子處處安置筆硯。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生平用功正是如此。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開朋友論著。則一日開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此又言朋友講習之益也。學旣勉於自進。更須得朋友之助。若於一日開剖析疑難。覺意思有些差別。卽須日日如此。蓋會聚一番。精神便收斂一番。講習一番。義理便開發一番。其進無涯也。張子見二程共語道學之要。遂渙然自信。此亦自以其得力者語人乎。

橫渠曰。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此言不得於言。當求於心也。思到說不得處。心中不開。正鬱而將通之候。最好用力。若天下事都容易得。更何用思。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此時復審思明辨。自然至於有得。乃爲善學。若冥然悍然。如告子之更不復求。則亦終於不得而已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不知義。而見斥於孟子也。按孟子書。謂不得於人之言。此云說不得。則已心之塞而有不得也。釋文少異。但當審思明辨則一耳。

伊川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讀書是格物第一義。則看文字不可不求作者之意。然必先曉其文

義而後意看得出。所以訓詁之學。亦不可不用心。若於文義有所未曉。謂可略觀大義。必至穿鑿附會。失立言之本指矣。或謂尋章摘句。反成學究者。何也。曰。正坐不曉文義耳。古人立言。各有所指。須看他前後文義如何。或一字分數解。或一義分數類。或斷或續。或單或合。或緩讀。或急讀。學究家不潛心理會。誤執舊見。拘泥不通。遂使作者之意不明。豈云曉文義者乎。

伊川曰。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讀聖賢書須要自得於心。非以徇外誇多爲務。如六經聖人明道經世之書。學者所當玩索而涵泳者也。然其言浩渺。驟而讀之。有難以盡曉者。且於六經之中。各認得其路徑。如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之類。既知所趨向矣。就中自立一箇門庭。如詩之貞淫正變。書之帝王升降之類。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則浩渺之難曉者。漸次求之。胸中當有灑然處。此在善學者反求而自得之。不務自得。即遺書所謂游騎無歸矣。

伊川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此欲人平心觀理。不必強生穿鑿也。文字皆理之所寓。理在目前。凡解文字。不可以崎嶇委曲之心解之。但平易其心。就見成話看見成事。自然見理。所謂理者。非他。只是爲人之理。著乎日用之間。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大路。易知而可行者。小雅大東之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平而且直。豈不甚分明乎。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聖人之言。正所以明理也。或震聖人之名。而謂其言必深遠。豈得徒以淺近測之。故程子曉之曰。聖人非能有越於理之外。其發而爲言。亦有時就近處說。有時就深遠處說。其實深遠處亦是此理。如近處更自明白切實。強要看做深遠。則是以私意窺測而失之鑿矣。豈所以爲聖人之言乎。

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揚子雲惟不達於聖人之言。故其著爲法言。以聖人之言爲遠如天。而以近如地者。爲賢人之言。豈知聖人包蘊無所不盡。語遠而不遺乎近。語近而不遺乎遠。其遠如天。其近如地。不必分遠近而二視之也。自賢人以下。則不免所見之偏。而言或滯於一隅耳。按此條正爲強鑿深遠者發言。聖人只是明理。言雖近而指則遠也。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此於孟子書中偶舉見例。欲人識讀書之法也。讀書貴識大意。有背理之遠而以爲不泥文義者。固大害事。若滯泥不通而以爲理會文義。則亦徒費心力。如孺子侵鄭及舜完廩浚井二事。孟子只是就事言事。一取其不背師。一取其善事父。書中文義。不過如此。太泥字句。反生支節。以事君之道律庾斯。以井廩得脫之故詰虞舜。此中便有枘鑿處。望礙不通。故格物窮理。必歸之通儒也。

伊川曰。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學固以類而推。然有不類而實類者。有相類而實不類者。義各有所指耳。安可徒以相類之故而泥爲一義。如泥爲一義。不知變通。則字字相梗矣。惟當觀其文勢上下之義。意別則義自別。義別則文之類者亦不類。如充實之美說在己。詩稱美刺說在人。同一美字。非同一解。卽此可見。竊怪今人解書。借彼影此。徒知掠字句之形似。模糊那撮。反於本處意指如風馬牛。急當以是正之。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此言說經者要周徧精密。窮其指歸。勿好高守約也。陳忠肅公名瓘。字瑩中。隋王通。字仲淹。號文中子。終日乾乾者。乾九三爻詞。文中子取此一句以蔽全易。而瑩中愛之。謂其說最盡。又推到文王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若有合於夫子一言蔽三百之義也。

伊川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意。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程子以爲凡經義中。每章有每章道理。不可通融。如不論文義所指。只管借其一語。故意節節推上去。則隨手拈取。那一語不可通得。而其實非也。夫易之道。廣大悉備。非終日乾乾句。便謂完盡無餘。據此一句。是說九三憂懼之地。重剛不中。欲使占者玩其象及時進德修業耳。硬將此句推到不已一層。又推到道一層。推廣言之。究極其義。自然是盡。只是論乾之九三。則有九三一爻的道理。論全易則有全易的道理。不得如此模糊混看也。今人看書。心麤獵取大意。終成廓落。正坐此病。

伊川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此取論語之言逝者。示學者當切己體察也。逝者是說天地之化。斯是說水。水是逝者一端。然逝者之可指而易見。莫如川流。故夫子發以示人。亦可以見聖心純亦不已之妙。實與道體契合而學者所當時時省察。無毫髮之閒斷也。故這裏須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繹字思叔。程子門人。因程子之言。故有見於無窮之義。程子又云。不可以無窮二字。便了此義。蓋往過來續。必有以宰乎往來之中。不二而不息者。反之於身而得。推之天地而準。若只道一箇無窮。莽蕩蕩。終沒巴鼻。故朱子亦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伊川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書。此言讀書之法。當反之於己。致其實用。方爲有得也。今人徒事口耳。了無心得。名爲讀書。其實不會讀書。如夫子之言誦詩者。不可鑒乎。未讀詩時。不曉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未能溫厚和平。長於諷諭。則其不達於政。不能專對四方。固其宜也。若既讀之後。須是一面於風雅頌中思索義理。一面反到自己身上體驗力行。確然如此。方算讀詩之益。否則三百篇中。並無一句受用。何益之有。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又引夫子之訓伯魚者以例之。未讀周南召南。則於修身齊家道理。不曾理會。固無怪於正牆面也。到讀了後。王道風化之本。既已體認精察。自可見之躬行。何至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故必不爲昔日之面牆方是讀二南有驗。以此推之。讀書之非尙口耳明矣。大抵讀

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看來讀書無他法。只是既讀之後。非同未讀之前。此便是法。如論語中教人做聖賢。變氣質。所以爲人之道盡矣。學者著實理會。務要穿透入去。湊到身上來。自然長進。若未讀是這箇人。讀了又只是這箇人。便與不曾讀一般。枉費工夫。豈不可惜。反乎此。則以我觀書。可處處得益。而有日新不已之功矣。

伊川曰。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聖人之言。無一字無下落處。故凡看文字。要逐字研究。如論語言教民可即戎。而約以七年。言王者仁天下而定以必世。言勝殘去殺而期於百年。都非虛語。當思其治效之遲速淺深。以究其規模之設施次第。了然胸中。方爲明體達用之儒。而所讀之書。實見其益。此亦致知之一事也。

伊川曰。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解經可以不同者。謂文義也。緊要處不可不同者。謂道理也。如心性理命之旨。道德綱常之要。本領一差。則學術都差。若止字句之訓詁。意見各殊。固無甚害。夫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孟子云。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朱子取胡氏春秋。謂其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皆於緊要處留意也。

尹焞初到。問爲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尹焞字和靖。約要也。爲學最重讀書。書是聖賢做過工夫。開示後人讀之。體驗到身上來。豈不受用。然不必貪多務博。須得其要。蓋義理根原。本自貫通。聖賢議論。若合符節。苟得其要之所在。此處透得過。別處亦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若多看而不知其要。則如藏書之肆而已。與書中意味有何交涉。

顧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因自道其生平之學以教之。蓋讀書貪多。有刻苦迫切之病。有涉獵鹵莽之病。自然記不得。故程子謂少時如此。今都忘了。是從前所學者非我有也。須將聖人言語熟復玩習。記之於心。令其意味浹洽。然後力行以驗其所知。則所學在我。而由約可以觀多。朱子謂陳正之初極魯鈍。後卻無書不讀。其知約也夫。

伊川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此教人讀書之序。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而孰者先。孰者後。混淆不得。倒置不得。初學者最有依據。故爲入德之門。蓋其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語一書。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蓋天理人事。精麤無二致。下學人事。卽所以上達天理也。孟子言學宗旨。只是性善。言王政之要。只是教養。二書自有要約處。故朱子亦謂不先乎大學。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須先讀大學。次讀論孟。

伊川曰。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孔子折衷六藝以立言。而孟子得孔子見知之傳。凡所言者。皆切於人倫事務當然之理。而本於天命之性。故天下道理。盡於語孟。學者先讀其書。得其要領處。則道理爛熟。以之推明他經。本末精麤。無不洞曉。如持丈尺以較長短。用權衡以稱輕重。其於事物必無差錯。若未嘗讀論孟。而遽欲窮他經。猶無量之衡。無寸之尺。亦何所據以取正乎。故朱子用四十年工夫。逐字稱等。不敎偏些子。訂定論孟集註。正要學者仔細讀也。

伊川曰。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

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論語所載。多聖人與諸弟子問答之辭。大約因其氣資而進之以涵養之功也。讀者能設身處地。於所問者如己之求釋其疑。於所答者如己之親聆其益。則自然玩味有得。推之以讀孟子。亦用此法。意味浹洽。涵養之久。將來成一箇絕好氣質。甚生猶言絕好也。蓋學之不能變化氣質者。爲其讀書不見眞切耳。虛心細心熟讀而體之於心。當自見功。

伊川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大凡讀書而終身無所得者。以書自書我自我也。今人看語孟。且須讀之甚熟。玩味之久。咀嚼出意義來。直將聖人言語爲切己之事。勿作空言看過。方爲善讀語孟者。蓋二書備詳致知力行之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事物。那一句話不切於學者之身心。學者看得二書切己。便終身受用不盡。否則只作聖人說話。震之諉之。脣舌應付。釋卷茫然矣。

伊川曰。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一部論語。幾樣讀法。只因用功有深淺。故其所見不同。全無事者。全無所得也。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便知聖賢格言自句句好。好之者。眞知其味而必欲得之也。手舞足蹈。則自得而樂之矣。學者由喜而好以至於樂。庶乎聖人之意可得而見歟。

伊川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非謂治語孟便可不治六經。然六經之要旨。備於語孟。先以語孟爲本。胸中有

箇丈尺權衡以此權度事理自是容易不治而明者猶言易明也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因概論讀經之法蓋聖人作經之意總以明道聖人之用心總以先覺覺後覺聖人之所以至聖人總是能盡其性而無損於天命之本然吾之所以未至者必行之未盡吾之所以未得者必知之未精就聖人身上一一體究又反於吾身一一推勘當有悟其所以然者勿作說話混過去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字辨句析不失之鹵莽晝誦而味則熟復不厭不失之淺嘗中夜而思則心理浹洽不失之扞格又平其心不爲艱險崎嶇之見只於明白正大上尋討易其氣不爲好高浮囂之習即在切近著實中涵泳闕其疑不爲穿鑿附會之解俟其融會貫通時發明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聖人之意即道也得聖人之意即知道也道者吾身自具之道亦天下事物當然之道有以知而得之則亦將至之矣是在乎善讀經者

伊川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論孟二書自日用倫常至於天人性命自灑掃應對至於精義入神體用兼明精麤畢備乃斯道之統會也讀之而不知道則章句訓詁之學而已雖復博涉乎簡編之多終何益矣有志知道者宜盡心焉

伊川曰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剩餘也猶言多也聖賢語意包含完滿後人一偏之見則未免有破綻處故讀語孟者只熟讀精思則義理本周密而其意自足若出己

見以語言自爲詮釋。恐於聖賢言中言外之意。不能包括無遺。而反失之疏漏。程子因自言昔日曾作論孟解。後來思之又似剩。剩者本旨尙有餘於所解之外也。故卒不復爲。只將先儒舊解。其中有些錯會處。待與整頓。使勿復錯而已。其餘不敢復贅古人之愼於解經如此。世之管窺蠡測。妄竄古書者。其不大失聖賢之意也幾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聖人之道。隨處皆有妙義。都要一一理會。俟其融貫。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若欲於語孟中擇其緊要者去看。固亦是好。然揀擇鬪湊。未免有得此遺彼之病。義理單薄。縱有所得。終不法治。如喫飮食者擇味下筯。腹必不充。惟釋氏徒主空寂。一見了便無剩義可再推求。吾道則不爾也。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之問。其後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

伊川曰。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詩三百篇。抑揚反覆。皆出於人情之不容已。學者吟哦諷詠。使其性情油然勃然。涵養條暢於道德之中。歆慕鼓動而不自知。便有曾點浴沂詠歸之意。蓋曾點是見得性分之內萬理畢具。其樂無窮。故夫子與之。學詩而有所感發興起。則天地之大。品物之細。寓之於目。觸之於心。洋洋灑灑。豈不有此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夫人學詩而能興者。良以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最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吟詠之間。鄙吝既消。性量自廣。覺得天理周流。汪洋浩大。觸處皆此意象。詩能理人性情如此。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

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此以明道之善言詩。爲學者讀詩之例也。詩之爲教。往往以有盡之言。寓不盡之意。拘其義類。泥其字句。便少滋味。故明道先生善言詩。不在逐處解釋。但將詩中文義。從容玩味。恬吟密詠。自有天動神解之妙。卽如衞風雄雉之篇。所云瞻日月而憂道遠者。彼第將四句吟哦一番。徐曰。思之切矣。所云勸德行而戒忮求者。彼第用箇終字。又將四句吟哦一番。遂曰歸於正也。矣字也字。呼應頓挫。而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悠然自見於言外。學者當就其神思遐曠意象渺茫之中。想見其所以言詩之妙。不然。此二句盡人曉得。非先生敷解也。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此亦上段之意。多著訓詁。非鑿則滯。明道不下一字訓詁。只轉換一二字。於血脈疾徐唱歎高下之間。指掇出來。便使作者之精神。與讀者之精神。兩兩活見。忽然省悟這段妙境。親炙其下者。聞其謦欬。眞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趣。雖極魯鈍。亦能領取。謝上蔡蓋眞有得於親炙者。故不覺又欣然曰。古人所以貴於親炙之也。親炙。言親近而薰炙之也。愚謂凡讀書者。曉用明道點掇之法。便是會讀書。又作文者曉用明道點掇之法。便是好文字。何獨說詩爲然乎。

明道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興觀羣怨。詩之益備矣。看詩則己之眞性情流露。必能變化氣質。長一格價。故不可以不看詩。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恐單泥一字之解。有害全句之義也。程子因申其說。蓋詩有律有韻。句法字法。長短難以參差。多有暗藏曲折處。故解詩者不得揣拈一字解之。卻須遷就其說。始行得也。如大雅文王之篇曰。有周

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是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矣。此類可以例推。

明道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書以載帝王行事。而道即存乎其間。不可徒作文字觀也。看書者須如親當其時。親爲其事。安見帝王之道之所以異。又見帝王之道之所以同。如堯典舜典二篇。其文無多。而堯之治民。舜之事君。已具見矣。必於讀之之時。詳察其所以然。則異日之事君治民。自可本所學以應之。至於讀謨誥訓誓。皆當如此。此家修廷獻之資也。

明道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麤。一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末。道之體用相涵。本末高卑。原自一以貫之。安有精麤之間乎。故惟中庸一書。乃孔門傳授心法。而子思述之以傳於孟子者。其書所言雖多雜記。非出一時渾成說話。卻更不分精麤。一滾說了。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則本之於達道達德。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可謂高卑舉陳。本末兼該。令讀之者想見斯道本然流行之妙。非如後人之書。語高而遺其卑。語本而遺其末。淪於空虛。而不識天下之大本達道者也。故學者必會其極於中庸焉。

伊川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程子自序易傳之所以作。欲人由辭得意。而盡乎變易之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則之而畫卦爻。故名其書爲易。見所以變易之故。皆出於陰陽之道之當然。而此書之所由作。總以教人體卦爻之變。爲隨時從道之方耳。朱子曰。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若非天地間本有許多底道理。易何爲作哉。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

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天下之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內。是以其爲書也。就中所含蓄言。則極其廣矣。就外所包括言。則極其大矣。廣大悉備。皆本於太極兩儀繼善成性之自然。是順性命之理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得其晝夜上下南北高深之所以然。是通幽明之故也。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是盡事物之情也。先天下而開其物。使知之明。後天下而成其務。使行之就。是示開物成務之道也。惟順故通。通故盡。盡故有以示之。聖人恐後世不順其理。不通其故。不盡其情。而物無由開。務無由成。故數聖相承而共爲一書。其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後之讀是書者。其可不加意乎。

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沒。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今之時去羲文周孔雖遠。而其遺經固在也。神而明之。吾儒之責。然而前之儒者不得其意。妄爲詮釋。使後之儒者徒誦其言。反失眞義。自秦以來。蓋斯道之不傳久矣。道無終息。天生程子。千載傳燈。斯文在茲。故心爲悼之。不忍其湮沒沈晦。後人無從講習。用是不能自已。將使後人循流而至於源。因作爲傳以發明之。蓋心聖人之心者也。沿流求源。卽下文所謂由辭以得意是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約言作傳大意。無非與聖人之道相發明。聖人之道四者。卽下辭變象占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占者吉凶悔吝厲无咎之類。尙取也。謂尊用之也。辭者言之則。故以言者尙其辭。變者動之時。故以動者尙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尙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尙其占。是辭變象占皆有所尙。而天道之吉凶消長。人道之進退存亡。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故推辭可以知變。而象

非辭則象無由明。占非辭則占無由決。是象與占。亦皆不外焉。讀易而不得其辭。聖人之意。其不可得而見乎。**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玩。習也。謂觀之詳也。惟其變與象占皆具於辭。是以君子之於易也。在平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以求盡乎卦之理。統全體而言之也。到臨事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各盡乎爻之用。指一節而言之也。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因一時所值之爻。究之動由於居。占視乎辭。故辭不可不得也。既得其辭而不達聖人作易之意者。猶或有之。若不得其辭而通其意。則斷乎無矣。人當逐卦逐爻。句句尋討。務使其辭可以見之行事應接之閒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蓋有象斯有辭。有理斯有象。理至微。未形未見者也。象至著。已形已見者也。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理中有象。是體用一源也。象中有理。是微顯無閒也。知其一源無閒。則觀於理可以得其會。觀於事可以得其通。而日用之常。於以流行矣。蓋理之所聚。易生窒礙。於會處得通。故可行也。典禮者。典常之禮也。其理則於辭無不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仔細理會。俱有下落。而不善學者昧昧也。**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學之善者。必須自用以觀體。自顯以推微。是欲求聖人之言者。未有不自其辭之近也。若以其辭爲近而易之。則不可以學易。非能知聖人之言者也。故今日所傳。正不敢忽近而務遠。祇因聖人所繫之辭而發明之。若夫由辭得意。擬之議之。以成其變化。則在乎人焉。雖聖人不能舉以詔天下後世也。夫聖人憂後世之耳目心思。不知天地萬物之情。而爲卦爻之辭以開示之。程子又憂後世之章句訓詁多失聖人設卦觀象之辭。而作爲易傳以發明之。同一憂患之深心也。

伊川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此言理爲象數之本。不可尋流逐末也。張閎中程子門人。易傳既作。而其書猶未傳。閎中必勸使速傳。故答言易理難盡。自度己之精力尚健。日就月將。學與年長。冀有進益。再可改訂。又來書之意。以爲卦爻由圖畫而設。易之義起於數。而不知非也。易有太極。太極者。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極數知來之道備焉。理無可見。聖人作爲易象者。以明理也。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象而知數。是理居象數之先。而爲易義所由起。得其義則象數俱在中矣。故以易之義爲起於數者。其說非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若以爲義起於數。則耳目有限。思慮未周。縣斷臆測。而必欲窮其隱微。盡其毫忽。是不務求其本。而爲尋流逐末之見。如京房郭璞之流。乃術家所尚。豈吾儒所務哉。要之理象數三者原不相離。探其本則末不能外。測其末則本恐有遺。此程子意也。

伊川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知時識勢。惟變所適。此學易之大法。蓋時勢皆道之自然。知時識勢。則變易以從道。正所謂時中也。

伊川曰。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此取大畜卦爻以明識時勢之義也。乾下艮上爲大畜。大陽也。畜止也。乾之三爻。皆爲艮所畜。故以四畜初。以五畜二。初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時不利於進。勢又必不能進也。四五兩爻。皆柔所應。初二皆剛。似當以初二爲善。四五爲邪。乃謂陰柔足以止剛者。蓋畜之時主乎

止而四五位據乎上。又有可以止之之勢。則其象爲以柔善而止夫剛惡也學者不識此意。必昧進止之宜至於犯災取尤而不足以得喜集慶矣。故時勢爲學易者所當深識也。

伊川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葉平巖曰。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者內卦之上。四者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則爲當位。反此者爲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於中行。蓋以中爲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亦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憊。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爲歉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者隨時而得其正。故中之義重於正。於九二六五觀之可見也。葉說備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爲君位。四近君。故解作太子。而程子云。亦不妨。然易之爲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得。只看人如何用之耳。若占者所處之地當此爻。則可以此爻做此地位。如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亦不害。但聖人作易。稽實以待虛。一卦一爻。足包無窮之事。不要只以一事拘定說。若太拘執。則三百八十四爻。難道只做三百八十四件事。其餘都推不去。蓋他書是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故曰不可爲典要。又曰惟變所適。

伊川曰。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坤厚載物。人君安可不用。奇偶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只是陰陽錯綜交換代易而所處之時既異。其用亦因以異。故看易且要知時。知時則隨各樣人隨各樣用。不能強同而無所不通。非謂一爻只當得一人用也。卽所問坤卦。固是爲臣之事。難道厚德載物。人君不用得著。推之六十四卦皆可相通。在人神而明之耳。

伊川曰。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反覆往來上下者。陰陽之義。在卦有之。在爻亦有之。在卦則反復者如姤復之類。往來者如賁无妄之類。上下者如咸恆之類。在爻則反覆者如陰陽之變。各得其位之類。往來者如陰陽自某卦往某卦來之類。上下者如承乘比應之類。蓋反復往來者。變易也。上下者。不易也。易中只有此一義。

伊川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天地間別有甚事。只是陰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故聖人作易以示人。大無不包。細無不該。自乾天坤地離明坎幽之類。以至於說卦中稱名取類。如昆蟲草木之微物。莫不有合者。陰陽本於太極。其理本一貫也。

伊川曰。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

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天下事變易之中。有不易底道理。蓋有這理。方有此事。不是人力穿鑿來者。自是添減不得。今人不識此意。只於易之卦象辭義。巧爲穿鑿。空作一場念過。若念不熟。以意添減。如不知兀子之方圓平直。易其常制。都不知覺矣。若識得則一物有一物制度。事理有一定恰好。必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爲得也。事可添減。理那可添減得。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陰陽不測之謂神。易大傳文。張子曰。兩在故不測。而朱子本義引之。言卽陰而道在於陰。卽陽而道在於陽。此其所以無方。而變化不測也。當日未經張朱之解。義本精深。故以此爲問。伊川微窺定夫之心。未嘗深思。率爾請問。故不答而直攻其心。欲其反已致思也。蓋疑了後問。一與之語。鬱而能通。便渙然冰釋。久必不忘。自是切問。若揀擇來問。心沒緊要。口頭搬弄。縱與之言。過輒忘了。那有實得。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易理無窮。經數聖人而後成書。包含天地萬物。今雖熟讀精思。作爲易傳。豈遂了無餘義。俟後人推求。故只說得七分。蓋理本生於人心。加一番體究。必更一番明透。亦是虛心亦是實話。

伊川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

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此程子自序春秋傳之所以作。欲學者因此以極聖人之蘊。復三代之治也。春秋一書。卽人事以明天理。本天理以行王道。故程子從天之生民說起。見天生蒸民。篤生一首出庶物之才。畀以君長之任。則必無歉於君長之道。而後無負於天生民之意。故爲之制節謹度。以息其相爭相奪之風。道在有以治之。爲之播植佃漁。以遂其相生相養之業。道在有以導之。爲之庠序學校。以盡其人倫物理之常。道在有以教之。三者具矣。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三極之道盡焉。非甚盛德孰克當之。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溯自洪荒之世。草昧初開。而天知生民之道。不可不著爲政也。是以堯舜而上。代有聖賢。漸次開闢。相繼爲治。夫以聖賢之姿。得一人焉。已可盡生民之道。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風氣各有所宜。聖人亦順其宜而已。誠以人事準於天道。不先天以開人。而當其可之謂時。各因時以立政也。是故平地成天。六府三事萬世之治。自堯舜始。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風氣一開。規模日廣。故自堯舜以下。帝降而王。夏后商周。聖人迭興。議禮制度考文三重之事。既已備具。如天開於子。周建子爲天正。地闢於丑。商建丑爲地正。人生於寅。夏建寅爲人正。皆本三才爲更始。則天運周矣。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皆本仁義爲致用。則人道備矣。此以上言二帝三王順天應時。盡其君長之道。而道在於上。則其事行者也。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若夫三代而下。王者迹熄。世遠言湮。雖有銳意復古之君。無所考證。未免私意妄爲。而於先王之道。未必有當。其尤謬者。秦建亥爲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則於三才之更始者謂何。而天運失其序矣。其尤悖者。漢以智力把持天下。謂漢家自有制度。則於仁義之致用者謂何。而人道失其正矣。世變日甚。彼豈復知二帝三王之道。有心斯世者。不得不引爲已責矣。夫子當周

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夫子生當周季。有出類之才。無君長之任。不得已作春秋。假魯史舊文。立百王大法。上接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中庸所謂不謬不悖無疑不惑者。於是乎在。蓋天地鬼神同此理。三王百世同此心。而道在於下。則其說長者也。

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贊助也。游夏於聖門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胡文定所謂筆則筆。削則削。皆裁自聖心。而游夏不能與焉者也。顏子幾聖人之道。故嘗聞之。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程子引以爲據。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未筆削之春秋。一國之史也。既筆削之春秋。天下萬世之經也。後世不察。亦僅以史視之。謂義主褒貶而已。而不知其爲經世大法也。春秋之大義可炳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尊內攘外。貴王賤霸。扶陽抑陰。如此之類。不過數十。乃易見耳。惟其迹有所嫌。不得不微其辭。辭微而未嘗不顯。事有所諱。不得不隱其義。義隱而愈所以彰。以時措之。悉合乎宜。

此非明曉通貫不能深知其意也蓋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或有功宜揚而反抑之或有罪宜誅而反縱之或功猶未就而先予之或惡猶未著而先奪之或本尊也而故退之或本卑也而故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以酌義理之安而無偏無陂參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劑寬猛之宜而無過不及存是非之公而無毀無譽一時輕重之權衡由此而準萬世軌則之模範由此而立乃眞經世大法而僅以史視之可乎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由是觀之春秋殊未易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比事屬辭必合全經始見精義如測化工者統觀百物然後知其神欲作室者先聚衆材然後備其用徒執一事徒拘一義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故學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默識心通然後可以造其微焉未及此而治之則其說多鑿也

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夫子作春秋之意欲使後王知折衷也後王苟知此義則經文具在善惡分明依而行之卽非禹湯之德亦可成三代之治而秦燼一厄斯學不傳千有餘年及今不講則聖人之志終沒於後是以慨然作傳發揮聖意蓋不通其文則不能明其義不得其意則不能法其用惓惓之心正爲此耳古今作春秋傳者始自程子而胡傳祖之簡當精切可謂極聖人之蘊奧矣猶謙言未能只使學者得門而入亦猶夫子自言其義竊取焉爾蓋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卽天理也程子作傳以翼聖經聖經卽道統也守先待後功豈淺哉

伊川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道將見之用。用皆本於道。其揆一也。然詩書卽道以推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卽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譬之於藥。詩書恐人病不知醫。製爲藥方以備不時之需。春秋隨人之證投以藥劑。可試國醫之手。夫子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其所以任知我罪我之責乎。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義。則義須別。春秋之義。有要分別觀之者。亦有不必分別觀之者。其閒言之重詞之複。如記盟會征伐之類。或詳舉列國君大夫。或贅衍年月日時。與其地其事。蓋欲成書以便後人之觀覽。其勢不得不如此。必欲各求異義。則鑿矣。至於字法之有異及上下文之有異者。予奪褒貶義例存焉。則須分別看耳。是在學者神而明之也。

伊川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以正情。書以制事。易以明變。禮以正行。猶律令然。律令者。製爲刑書。禁人勿爲惡。春秋則某事用某律。某罪用某法。斷例分明。其中之輕重大小。實見之用者也。前以用藥譬之。此以用律譬之。俱是一般意思耳。

伊川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輕著。故窮理爲要。此言春秋爲窮理之要。然必識得義理分明。而後可以窮理也。人不學春秋。守經事不知宜。遭變事不知權。故學春秋亦善。春秋一句爲一事。是非存於一句中。乃窮理

之要。若論他經。亦可窮理。只是論義當如此。不若春秋有事迹可按。是非較然著明。尤爲易決。以爲窮理之要。洵非無故矣。

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然欲窮理。必須識理。未識理而讀春秋。則理無由窮也。程子言我平居嘗語學者。教他先讀語孟。謂語孟如丈尺權衡。好以此度量事物也。讀語孟後。似可窮理矣。而此中尙有幾微疑似之辨。未易分曉。更須讀一經。然後可看春秋。所謂一經。卽下文所謂中庸是也。總要識得義理精微之極。然後可察人事是非之機。故其先後讀法如此。

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事之是非。固準乎春秋。而春秋以何者爲準。其無如中庸乎。春秋之法。卽中庸之中也。中不是鐵版一定的。要量度以取中。故無如權。須權乎時而不失義理之中。始爲能讀中庸之書。若以禹稷顏子較之。謂禹稷手足胼胝。未免太急。顏子閉戶不出。未免太緩。較於二者之間。不緩不急而以爲中。便非義理之宜。不當乎時而非中矣。惟當急時則急。禹稷胼胝中也。當緩時則緩。顏子閉戶亦中也。此中庸之時中。惟可與權者知之。學者必先讀此一經。然後可與看春秋也。

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因釋權字之義。而言當以何物權之。總不離箇義字。義者所以酌乎時措之宜。往來於事物之間者也。此就用上說。一事各有一義。只好說到此。若義以上。則自用溯體。處物之義。本於在物之理。在物之理。一實萬分。不可以言盡。在人切已體認。自看如何耳。要之當其可之謂時。隨時處宜之謂義。義不膠於一定之謂權。權於過不及之間而得其中之謂中。中庸明其理。春秋見其事。反覆言之。示人之意切矣。

伊川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孔子作春秋。每事只擧大綱。而以一字斷是非。若其詳則具於史。朱子謂左氏嘗見國史。考事頗精。羅整庵謂左氏作傳。皆有來歷。雖難盡信。終是案底。此所謂以傳爲案。經爲斷也。他日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或曰。如何看。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舍此兩言。無以讀春秋矣。

伊川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史所以載一代之事也。讀者非徒要記事。須要明理。蓋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事。特其迹耳。而所以然者。有其理也。如讀漢史。觀高帝寬大長者。能用三傑。除秦苛法。與民更始。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若其輕儒嫚罵。不事詩書。偸游雲夢。械繫相國。以叔孫通制禮樂。以張蒼定律令之類。則規模遠遜三代。諸侯王次第皆叛。大臣不克保終。皆由於此。以此讀史。致知之方也。昔者伯禽封魯。呂伋封齊。三年報政。而其始終強弱明驗不爽。亦理有固然者。君子格物窮理。豈誇博涉云爾哉。

伊川曰。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終有不是。敗者終有是底。先生謂明道也。古今事善者當成。惡者當敗。理數感應。自然之符。故先生讀史到一半。看其行事如何。便掩卷以思。據理懸斷。然後看到終局。大約不出所料者十居六七。其有當成而敗。當敗而成。不如吾料。則吾之所謂善惡者。恐認不眞。須更再三精思。灼見其理之所以然。至於氣機不齊。人事難定。幸不平之閒。理亦

果有不能料者。先生究以理爲衡。此先生格致之學也。今人無識。但據見成。豈知幸而成者。奸雄不得藉口。不幸而敗者。聖賢不以易節論。是非不論成敗。成者不必皆是。敗者不必皆非。以此讀史。方是胸有千古。

伊川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古今治亂。必有其機。機者。治亂雖未至。而動於幾微之間。聖賢存之於史。以爲千古得失之鏡。讀史者須於此處加意。如賢人君子出而在朝。則世將治之機也。若退而在野。則世將亂之機也。有以見其機。便是格物。若不能格物。無貴讀之矣。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元祐。宋年號。范祖禹字淳夫。作唐鑑。按外書。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用先生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蓋歷代史學議論之卑。不知王道爲何物。程子之說。得淳夫表章之。不是三代下人議論。王道藉以復明。所以几案間常置此部。惓惓不釋也。

橫渠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概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徧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伏羲之序六十四卦。以卦畫生成爲次。乃自然之用也。文王周易以序六十四卦。則取其名義以爲次。所垂教於世者實深。夫子作序卦傳。發明其義。安置審處。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人安置一物於中邊前後。猶必審處停妥。況聖人序易。豈無意思。雖易之爲道。廣大悉備。其極至精義。不嵩在此。而卽此亦足見聖人徧布細密。如大匠作室。規爲布置。胸有尺度。非拙工可擬。若徒欲以一斧知之。未極其能事也。

橫渠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取法天地四時。冢宰曰天官。以其總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故天官之職。必須胸襟懷抱寬洪廣大之人。方可看得。蓋其於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統。規模可謂至大。若不得此廣大之心量。但於每事上委曲窮究。勉強湊合。使心量如是之廣大。究之心量本小。必不能周悉而貫通之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承上文言人心之廣大。有實體然後有實用。若徒言廣大。則蹈釋氏之失矣。釋氏猖狂。錙銖天地。其論性也。可謂至大。然未嘗身爲大事。而徒空言之。究不可以理事。無論遺之以大投之以艱。有不可也。即以至小而言。設使畀之一錢。亦必有倉皇失措者矣。蓋由其遁於虛無。則所謂廣大者。原非實體。故亦不足以致用也。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周官惟太宰之職。總兼衆職。最爲難看。蓋無至大之心胸包括網羅。則於此而記。至彼復忘。蓋太宰兼衆職之全。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全用其心力求之。方可看得。若其他五官便易看。以其所司者止一職也。地官以教化爲職。春官以禮樂爲職。夏官以師旅爲職。秋官以刑罰爲職。冬官以度地居民爲職。非若太宰之兼衆職而無所不統矣。看太宰之職者。可無至大之心胸乎。○此下八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橫渠曰。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

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此示人以求詩之法也。古之讀詩者多矣。而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己之意逆詩之志。是以能知之也。夫詩人之志有感而發。莫非人情之自然。本爲平易。讀詩者不必以艱險求之。今之人以艱險求詩。非出於附會。則出於穿鑿。是已喪其自然之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乎。詩人之情性。溫厚和平。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本性情。詩人之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和平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本平地上道著言語。非有崎嶇。今乃以崎嶇求之。則已之心先狹隘而不廣大矣。蓋詩人之情本和樂平易。只爲所遇之時。所值之事。拂其和樂之性。如忠臣不得於其君。孝子不得於其親。故託之詩而長言詠歎以見其志。使其心先狹隘。何由見詩人之情。有感而發如此哉。後之求詩者。法孟子之以意逆志焉可也。

橫渠曰。尙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迄於三代。其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理無不該矣。禮樂教化典章文物。政無不備矣。家齊國治天下平。功業無遠弗屆矣。其規模至大。最爲難看。人之胸臆。非若堯舜諸聖人之廣大者。不足以知之。若只欲解其文義。則尋章摘句之士。皆能之矣。蓋惟聖人之心無乎不包。故所見者大。學者之心亦必無乎不包。而後能見尙書之大也。

橫渠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此言讀書所以存心。惟心存而後理得也。讀書不多則疑信相半。無由考校得義理精詳。蓋書以維持此心。使之不放。一時放下。則昏惰乘之。德性卽因之有懈。蓋惟讀書則神明不至外馳。而此心常在。使不讀

書則此心不在虛靈之舍雖義理自在當前亦終看不見矣是讀書卽治心之功治心卽明理之要人可不多讀書乎

橫渠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此示人以讀書之法也書須熟讀令可成誦則文義常留於心而觸處精思或在夜中或於靜坐皆可得其解若未能成誦便不記得若存若亡亦思不起矣但讀書者果能思之至精通貫書之大原則理在而辭可憶義明而文可推而書亦易記故惟能記而後能思亦惟能思而後能記此其所以交相因也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惟記與思相因所以觀書者已有疑必釋之已有未達必明之每見是書而每加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而學益進矣讀書者誠由記與思之功而知所未知於不疑得疑則所得於書者不已深乎

橫渠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此言讀六經之法也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宋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讀者須周而復始深求玩味其義理自無窮也待所學有進知識日增則所見日高矣

橫渠曰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中庸文字一句有一義須逐句深求玩味使一書之言前後互相發明朱子曰此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橫渠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此言春秋之未易學也。春秋之書。唐虞夏商之世所未有。仲尼因魯史舊文。而寓褒貶予奪之大義。固其所自作。後惟孟子論春秋。爲能明聖人之大旨。而舉其綱領。自非見理極其明。析義極其精者。殆未可學也。漢唐諸儒。未至於理明義精。而遽欲治之。故揣摩臆決。其說多失之鑿。蓋春秋一書。明百王之大法。正萬世之人心。非孔子不能作。非孟子不能知。苟未得孔孟之心傳者。可易言乎。

近思錄卷四

存養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論聖學之要。在心之一也。誠者。聖人之本。聖人只是誠。故或問聖可學與否。而周子應之曰。可也。學之之要。一而已矣。天理誠而无妄。其具於人心者本一。緣人心有人欲之私以雜之。便是二三。無欲則此心純一不雜。而復乎天理之本然。是以內外俱一。靜而未發之時。渾然在中。邪不能入而虛內。一故也。動而將發之頃。惟理是循。物不能撓而直外。一故也。靜虛則心無障蔽而明。明則於事物之理。無不融徹而通。動直則心無偏陂而公。公則於遠邇之間。無不周徧而溥。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明通靜而動。公溥動而靜。則又無時不一也。聖人誠無不一。學者求其一以至於誠。其亦庶幾於聖人乎。信乎聖人可學而學之有要也。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蓋一卽太極。無欲卽無極之眞。靜虛陰之體。動直陽之用。明配木屬仁元。通配火屬禮亨。公配金屬義利。溥配水屬智貞。合之卽兩儀四象之本。而靜是性。動是情。明通公溥。是性情之德。故云皆不外乎此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欲。學聖人者。

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必戒愼恐懼於心之至靜之地。而後靜無不一。愼獨謹幾於心之將動之時。而後動無不一。未有動靜不實致其存養省察之功。而自能無欲者。既能無欲。則與聖人同一至誠無息。而天道亦不外於吾身矣。

伊川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此釋復卦象義也。至日。謂冬至也。冬至之日。積陰之下。陽始生而甚微。不安靜以養之。則其氣不固。無以爲發生之本。故先王以是日閉道路之關。使商旅不行。取安靜以養微陽之義。而易象以之爲訓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亦卽此意。夫天地之陽。何藉於閉關之養。而理可相通。所謂天道人事。自爲流貫也。要知天地有大冬至。人心有小冬至。人當雜念旣退。惡極而善。平旦初復之時。正此心冬至之關。主一無適。居敬涵養。閉關之義也。過過此關。漸漸善端發見。過天地冬至之大關。方能見天地之心。否則反覆梏亡。如萌蘖生而牛羊牧。良心夭閼。其於天地之心。終亦不得而見矣。復本以動見天地之心。卻又言靜以養之者。主乎靜以愼其動。尤動根於靜之義也夫。

伊川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飮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此釋頤彖傳意也。頤卦震下艮上。外實內虛。上止下動。故爲頤之象。而以養爲義。養有自養養人二意。程子歷言之。見人兼所養而養不可不得其正。動息節宣之際。血脈周流。無劬瘁鬱滯之病。豈非所以養生。飮食衣服。口體安適。無飢飽寒暑之傷。豈非所以養形。威儀著於容貌。不剛不柔。而具中和之象。行義見於事業。無過不及。而合禮義之宜。豈非所以養德。己有所欲。推以及物。則立俱立。達俱達。有痛癢之關己。有所惡。推以及物。則不傷財。不害民。有撙節之道。豈非所以養人。故養得其正則吉。而學者當於此觀之也。按頤之卦體。下三爻象自養。上三爻象養人。故程傳以養生養形養德釋象中觀其自養意。以養人之義釋象中觀其所養意。而朱子本義。則以養德養身釋之。是對大象愼言語節飮食而配言之。其義小異。

伊川曰。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飮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飮食也。此釋頤卦象辭也。禍從口出。愼之者時然後言。病從口入。節之者勿爲飢渴所害。二者日用之常。人以其近而忽之。易於縱恣情欲。敗德害身。而不自知。所繫至大。故朱子本義云養德養身之切務。而程子亦嘗云能盡言語飮食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是知養德養身雖不止此。而二者其切務也。

伊川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此釋震卦象辭也。匕所以舉鼎實。鬯者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震爲雷。爲長子。震驚百里。取象於雷。以遇變而言也。不喪匕鬯。取義於長子。以有主而言也。雷之奮也。百里之內人皆震驚。獨主祭者所執之匕鬯不因而喪失焉。豈非臨以大可震懼之事。而不失所主之常者乎。蓋長子身當主祭。誠敬中存。交於神明。不敢懈惰。故動亦定。如此。此以見君子於大患難大恐懼之來。能處之安泰。而不至改越常度者。亦惟誠敬而已。誠敬則中心有主。外物自不得而搖亂之。所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然後可以盡處震之道也。

伊川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此釋艮卦象辭也。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止於極而不進之意。故爲止人之所當止者。義理也。反乎義理則爲欲。今人所以不能安於義理而失其止者。動於欲心之萌也。欲心一動。則意有所牽。只管前面追逐。那能安於其止。故止之道。當主於至靜無欲之地。因取其義於背。蓋物在前面。有所見斯有所牽。背之爲言背也。物欲之來。我無從而見

之止於其所不見則冲漠無朕一理渾然以不動爲衆動之本此心清明純一無人欲之亂而後乃安於所當止之地而不遷矣此艮其背之義也

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何謂不獲其身身者情慾嗜好所由生是人因身而有欲止於當止之地則無欲無欲則只見理而不見其身之所欲故曰不獲其身是之謂內不見己而忘我之私者也忘我之私則理常存而止矣苟不能無我之私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無可止之道也此不獲其身之義也

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閒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何謂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至近而未嘗無紛華利欲之集是爲有人之地矣見其身斯見其人在背而不見其身則雖至近之處人之紛華利欲交集當前而亦不見是之謂外不見人而不與物欲交也此行其庭不見其人之義也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承上文言外不見人則外物不接內不見己則內欲不萌如是則止固止行亦止動靜不失其所而皆主夫靜焉乃得止之道此所謂无咎之義也要之背非塊然無用之物徒以枯守爲靜者鍼灸書云人之五臟皆係於背故雖不動而爲衆動所由係艮背之學非定性者不能不獲其身靜亦定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亦定也苟不能定性而欲忘己忘物非告子之強制則莊子之齊物矣

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存養者存其心養其性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無害學問之道固在致知然非操存涵養使其講習之義理實有以得於己則所知者只爲口耳之資豈非只是說話乎故人必存養而後天理本原在內學問思辨之事皆有諸己而不失而要其所謂存養者不外一敬朱子謂未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守之敬之所以成始成終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程子發

明孟子求放心之言而曲盡其旨者也有身卽有心心本在腔子裏纔私便放放了愈私最難收拾故聖賢開示學者不啻千言萬語要其指歸之所在無非欲人將已放之心檢束收斂使反復入身來心旣在此則進學有基聰明日長義理日熟自能節節尋向上去循下學知行之功以上達於神聖之域而無難也蓋心之體至足心之用至神知求放心者求著仁便仁在求著義便義在所以孟子教人戰戰兢兢最爲切要而程子發明之又極其詳切如此學者所宜服膺勿失也

李顒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明道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李顒字端伯程子門人學問原兼動靜則操存之功不宜忽於無事之時今李顒以爲遇事知操存而無事時不能存養得熟是謂無可著力下手處恐學問功夫有所閒斷乃切問也故程子以敬字開示之言古人無時不敬無時不養故其所以養之之方甚詳且密樂以平心使耳聞之而有所敬禮以節性使目習之而有所敬左右起居不敢忽也盤盂几杖不敢略也勒之爲銘使有所觸而敬心起著之爲戒使有所懲而敬心存凡其一動一息皆有以預養此心而使之存而勿失則雖無事而心存是以馴至於熟也今皆廢之則失其所以養心之具但人心不容泯滅古今惟此義理古之禮樂銘戒皆爲義理而設則爲今之計惟有以理義養其心耳理義如何養但常存此涵養意勿坐馳勿妄想優游漸漬久自會熟而其工夫要不外於一敬敬以直內志慮精專無所放逸不須禮樂而自知肅不待銘戒而自知警卽涵養意也古人設養之之具以生其敬心今人苟能操敬心以存其養之之意卽此便是著力下手處動靜之閒何適而非義理之發見哉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明道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

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此言人心中有主。則思慮自靜。否則日事驅除而有所不能也。呂與叔程子門人所患思慮之多者。以閒思雜慮憧憧往來耳。但言驅除。則是日與外物爲敵。費盡氣力思所以攻之之方。未得所以守之之本。故程子以破屋窠寇盧器入水喻之。破屋盧器猶言心中之無主。寇來水入猶言思慮之多事。蓋寇之所以東逐西至。左右前後周防不及者。緣屋之破四面空疏。顧此失彼。回惑徬徨。做不得主。是我授盜以易入之隙也。水之所以浸灌漸漬於器之內者。緣中空外溢。水因虛而入。若先以水實於器之內。飽滿充足。則雖置之水中。無能再入。是器當予水以無可入之地也。所以人心定而後能靜。必須中有專主。整齊嚴肅。使義理之心充實於內。則外之非僻不得而干之。那有閒思慮之多耶。程子嘗云。有主則虛。此云有主則實者。蓋彼是言有主。則人心退聽而虛以受理義之來。此是言有主。則道心常定而實。以祛外誘之入。其理一而已矣。

邢和叔言。吾曹嘗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臨大事乎。邢恕字和叔。言人之精力。須是愛惜保養。凡事方幹辦得來。承當得去。若不愛養而致不足。則於體有所不充。委靡廢弛。必至之勢。故臨事只皆勉強支持。不能徹首徹尾一意做到底。卽如接賓客時。精力稍有不足。應對言語之閒。尙且散緩忽略。不能照管。此其淺而可見者。況臨大事。安能配道義而塞天地乎。蓋精力氣也。愛養精力。所謂養氣也。勉強無誠意。則志亦爲之累矣。世有以聲色臭味日肆斧斤。憂傷病沮。坐致銷耗者。豈不可痛。然則宜奈何曰。涵養主敬。最是愛養精力第一義。

明道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此言存心爲應事之本也。心所以應萬事。

學所以求盡乎事物之理。但事務在外。其來不窮。必盡天下之事物一一學之。則有所不給。而應之者紛。故學者惟全體此心。以爲因應之主。雖學有所未盡。而於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之時。各隨其分限而處置之。雖不能悉中於理。亦必不甚相遠也。所以然者。理具於心而散見於事物。事物之理。卽吾心之理。隨其事之常變。物之大小。莫不各有分限。分限者。理之當然也。全體此心。則心無偏倚。隨其分限應之。所謂心存而理得。若以事物爲學。則失爲學之本矣。

明道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此程子發明論語所言之意也。恭敬忠只是一心。隨時而異其名。朱子謂此三句。便是存心之法。蓋心存於居處之時。則要動容中禮。心存於執事之時。則要主一無適。心存於與人之時。則要中心不欺。自始學以至成德。止有安勉之分。而理無二致。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也。

伊川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此言敬非強持之謂也。學者存心主敬。正所以爲達道之本。非可急迫求之。要將義理浸灌深透。使此心有所持循。不爲事物搖奪。所謂栽培深厚也。優焉游焉。勿忘勿助。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謂之自得。自得則達於道矣。若但急迫求之。著意硬持。矯語饒靜。虛無枯寂。只是私己而已。何足進於道乎。當時異學亦常言敬。彼其所以爲敬者非也。故程子辨之。

明道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此程子撮詩禮之要以示人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毋不敬。曲禮篇文。撮此二句。詩禮之大旨盡矣。學者循此而行之。則邪念不作。而所以揆度皆出於正。存心有主。而所以操持一本於敬。日用之間。物來順應。安得有差。凡人之有差者。心無檢束。客感紛之。不敬不正故也。朱子謂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然則

無邪由於敬。而敬尤要也。

明道曰。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此程子爲恭而不安者發也。敬固是嚴謹意思。然非出於勉強拘迫之爲。故雖戰戰兢兢之中。未嘗不優游自得。且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學者所以貴居敬也。今有敬而不自得。乃是勉強爲之。又神拘意迫。若有所不便於中者。何也。大概是存於心者尙生。未到純熟時候。此中尙有扞格處耳。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且非獨心生之爲患也。亦是把一敬字。著力做事。未免作意太過。此論語所云恭而無禮則勞。蓋恭合於禮。宜恭而恭。則恭爲天理之公。何患其勞。惟恭而無禮。則私爲恭之恭。而非天理之公矣。夫所謂禮者。豈徒升降揖遜有形體可象者之謂哉。乃是非體之禮。自然而然底道理。人只私爲恭。而非出於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須是行乎吾心之恭。合乎非體之禮。乃是恭而安者。豈有不自在之理。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何謂恭而安。今如容貌必端。言語必正。恭也。卽禮也。非謂吾之獨善其身者。要人說我好。作意爲之。只是天理合如此。有不端不正而不可者。天理正非體之禮。禮則天理之節文也。本無私意。惟知循理。因其自然。循乎當然。何不安之有。由是言之。心生者持之久而不懈。則自熟矣。否則私爲恭者。矯飾作爲。終悖天理。豈不失之遠哉。

明道曰。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

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此爲助長者戒也。義理足以養心。人患無志。何患不安樂。今有志焉而於心不安樂者。此無他故。正孟子所謂助長之害。蓋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後。此心便自會安樂。若無眞實積累功用。而遽有求安樂之心。則是只剩一箇助長也。雖心要操不要捨。然而類類提醒。便是操之之法。若持之太甚。不得安閒自在。一心方爲其事。一心預期其效。則非所以操之之法。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正之則必助長矣。凡志於義理者。須是恁地節節做。自能尋向上去。勿持之太甚。以致助長之害也。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夫人之所以助長如此者。只是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於吾心中之德。猶覺孤立無靠。故思所以助之長者。若勿忘其所有事。工夫純熟。則義理充積於中。而德不孤矣。夫子云。德不孤。必有鄰。正謂到德盛後。觸處天理。東海北海。此心此理之同。百世而上。百世而下。亦此心此理之同。中無滯礙。有左右逢原之妙。此時心不待操而自存矣。何不安樂之有。愚謂德者人所同得。斷無患孤。此云孤者。就其人之初志義理者言之。鄰則對助而言。見德盛之後。義理充足。無事作爲以助之長也。

明道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中者。天命之性。敬者。存養之心。心所以載性。故心常能存養而不失。則於寂然不動之時。主乎一而無他適。便是無偏無倚。渾然未發之中。蓋中屬本體。敬屬工夫。敬不可卽謂之中。然有此工夫。方養得此本體。是敬乃所以中也。按敬之爲言。原兼動靜。然動時之敬。非有加於靜時之敬。猶已發之和。仍不外於未發之中也。故言靜可以賅動。

伊川曰。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子微名承禎。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爲坐忘遣照之道。坐忘字見莊子。司馬子微蓋學莊子之學者也。殊不知有意於

坐忘。卽是坐馳。蓋不能操存此心。以爲一身之主。而徒厭思慮之多。欲一切驅除屏息。卽此欲忘之心。便已不能忘。故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與此處相發明。學者苟能主敬。則自無此患矣。

伊川曰。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心爲虛靈之物。惟虛故靈。著意把捉。便有所憧擾而失其虛靈之本體。明道倉中閒坐。數長廊柱。初閒心虛。虛則主一。故數之不疑。及有疑再數之。是心不主於一而有他適矣。所以不合。至使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不差。可見心非把捉物事。越把捉越不定。須是止於事。則自定。能止於事者。其居敬之學乎。

明道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張天祺名載。司馬君實名光。此要人以敬持志。而爲心作主也。蓋心者身之主。敬又能做心之主。若中無操存。作主不定。翻來覆去。正如翻水之車。流轉動搖。無刻停息。夫物之所以感於心者。紛紜萬端。而我之所以應之者。無能做得一箇主宰。何以握要御煩乎。然所謂作主者。非强制其心。繫縛之之謂也。張天祺自約數年上牀不思量事。是患心之流轉動搖。而思有以定其心者。畢竟此心何所安頓。必須把心制縛。寄寓一處。必偏倚於一處。所謂欲息思慮。便是思慮。皆非自然。此天祺之作主不定也。司馬溫公自謂得存心之術。只管念箇中字。是又患心有偏倚。制縛之弊。而欲以中之理定之者。畢竟中字

何處捉摸。有心求中。卽爲中繫縛。不多著此一念乎。且中有一定之理。無一定之形象。懸空設想。此心究是動搖。溫公之術。亦未見作主之定也。

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閒。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蓋人止一心。若制之係縛之者一心。而爲所制所係縛者又一心。是兩心也。一人而兩心。則是胸中常若有兩人焉。一心欲爲善。又如有爲惡之一心以閒之。一心欲爲不善。又如有羞惡之一心以沮之。本無二人。而反覆如是。此正作主不定。胸中交戰之驗也。防其交戰。須先持志。持之云者。義理爲主。涵養爲功。如尸如齋。勿忘勿助。使神明自定而氣不能亂。則雖所感萬端。物來順應。天下自紛。吾心自一。天下自動。吾心自靜。此大可明驗者。若患心之流轉動搖。而欲強制係縛之。是害了心疾矣。聖賢順此心之自然。因物付物。必不使心之爲累而自害心疾。所以然者。敬以持志而已。

明道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此見存養工夫。無一息可閒斷。卽寫字時。心便當存於寫字之中。非屑屑欲字之工也。不誠無物。心一息不存。天理卽便閒斷。推之事事皆然。夫子所謂執事敬之夷狄。不可棄者。正此意也。故曰只此是學。不然。所學何事乎。

伊川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此言心貴涵養。蓋心者神明之舍。虛則明。明則通。聖人胸中不著一物。無心記事。所以虛而能受。常能記事。今人遇事便橫著心中。物而不化。是先有事以窒之。所以昏滯不通。不能記事。然則事已往而記之不眞者。固由不能養其心。事方來而處之不精者。亦由不能養其心也。嘗驗之平旦夫。

日間所思不得及不知所以處置之者到那時分外記憶分外精細豈非夜氣之完固而心虛明乎此處最可想見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不滯於已往不逆於將來事至而應心如止水是謂主敬之學程子因修橋少長梁博求而後得之後遂留心林木見其佳者輒生計度固非私意之爲亦覺有些沾滯故言之以爲戒見其不可有一事無事則定定則能止於其事否則心爲之擾矣豈主敬之謂哉

伊川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應事須要致知而非存心則無以致知故入道者當先持敬能持敬則澄心觀理專精之至是非不淆而知乃可得而致也安見有格物窮理而不從操存涵養中來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今人不能以敬存心而心不定因恐心爲事動被他糾牽遂欲屏棄一切自家繫縛其心不肯思量則是視心如寇賊不可制而惡外物之爲累也此豈眞事能累心哉乃自桎梏其心置心於無用之地使天下事無所整頓是心累事也夫心爲應事之主萬物皆備於我無論大小精麤皆有其當然與其所以然那一件是合少得知其不可小便當知所以應如何以爲累而惡之此惡之之心便是不敬所謂害心疾也然則主敬以致知物來而順應豈非入道之要務哉

伊川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合下生來無別物只是所得於天之正理與生俱來卻自不能存得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故曰更做甚人也詞旨痛切極矣然則如之何

而後能存.曰.戰兢惕勵.是存之之法.

伊川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心不能無感.必無屛絕思慮之理.只是當思慮而思慮.何至憧擾不寧.其所以不寧者.心主不定故也.如何做得心主定.凡事莫不各有所當止之地.隨其所當止者.我從而止之.不虛於事之中.不溢於事之外.如大學言爲人君止於仁之類.仁者.君之所當止也.止於仁.則止於爲君之事矣.又如舜誅四凶.誅惡者.天子之事也.舜以其可誅而誅之.而非有私意於其間.則止於誅惡之事矣.事之未來.心何所馳.事之旣往.心何所滯.此之謂做得心主定而思慮自寧也.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今人不止於所當止.只管包攬他事.如事之所不可爲.不必爲.非我所得爲.非今日所宜爲者.皆是也.如此則思出其位.心爲所紛.不能使物各付物矣.物各付物者.心爲主.物爲客.居中以御.各聽處分.則是御物.不如是而爲物所役.心一而已.物號有萬.雜揉紛沓.日不暇給.則是役於物.夫有物必有則.物.事也.則.理也.則具於物.其所當止者也.因物付物.止其所當止.而止於事者也.須是止於事.則所以治事者.卽所以定心.那有思慮不寧之患.否則欲屛其所謂思慮者而空之.只是添得許多雜亂.

伊川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此言接人處事皆要誠也.誠能動物.如獲上治民.信友順親之類.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誠則無息.如學自不厭誨.自不倦之類.於

事厭倦皆是無誠處何以存誠曰敬而已矣

伊川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天地生物之心逐時逐物發見呈露無間於大小精麤皆自然而然者是謂春意非獨以四時之首春爲春也人在大化鼓動中雜慮紛紜所以不見天地生物之心若涵養得久凝神定慮靜與天通隨處體驗覺飛躍蠕動碧綠青黃眼前看底耳邊聞底自然皆有勃勃生機之發昭昭天理之行明道詩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卽此意也

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此明體信達順之道而約其止於敬也仁體事而無不在而非敬無以存仁所以孔子爲仲弓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夫見賓承祭心之形也一出門一使民便要如此就此看其氣象有無時無事之不宜存仁者蓋仁根於心施於四體見於動容周旋之間有一毫人欲之僞則心必不廣大體必不安舒自得動容周旋必不合於天理自然之節文孔子擧出門使民以爲言要見無適不然意所以常守此仁也然非愼於未出門未使民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地則倏忽之感必有持之不及持者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蓋敬貫動靜而由靜而動之幾正天理人欲之關故愼獨是主敬第一義

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夫敬之爲功甚密而敬之爲用甚宏故聖人言修己以敬而所以安百姓卽在其中中庸言君子自篤其恭而天下之平卽在其中曰安曰平則盡乎位育之理而天地萬物和氣休徵統攝乎吾心之內矣惟上下一於恭敬便能如此此體信以達順其道固有然也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

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僞。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蓋學者之患。惟在不敬。敬則耳目自會聰明。心思自會睿知。以之體天地萬物之實理。而達天地萬物之和氣。未有不由此出者。此無敢戲豫馳驅之心。自可以對越於曰明曰旦之際。則是事天饗帝。亦以此而已。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如郊祀之類。朱子曰。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學者誠能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患聰明睿知之不長進哉。

伊川曰。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凡人於日用之間。所行未免拘礙者。皆存養未熟之故也。熟則心安乎理。發便中節。所以泰然行將去。便覺學問有進益處。胡敬齋曰。涵養得本心熟到清明和暢處。仁可得矣。

伊川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室西北隅。蓋不睹不聞之時也。於此而不密其存省之功。則天理間於一息。自家覺有愧歉。愧便不安。愧便不舒。故惟自反無愧。則心安而體舒。與大學心廣體胖意合。

伊川曰。心要在腔子裏。此言心之不可放也。腔子猶言身子。心本在身中。只爲物欲牽引。思慮纏擾。有牾於形象。滯於方隅。而併游於無何有之鄉者。無一刻在腔子裏矣。殊不思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豈可聽其放而不在。若要他在。須有操存工夫。操得此心。便覺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都是心之運用神妙。所以心要在腔子裏。而朱子又教人在腔子裏之法曰敬也。

伊川曰。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心不可放而放之最易。只外面有些隙罅。便縱逸奔馳而不可羈。夫視聽言動。何一非隙罅處。隙罅雖在外面。實是內面工夫疏漏。故乘間走出耳。操存完固。打成一片。隙何自生乎。

伊川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則不滯於一隅。心本活。繫於物便不活。不活則滯矣。大學言有所則不得其正。有所二字正是滯字病根。常要他活。必須涵養不息。則自然周流不滯。無適非心體之流行矣。

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此卽易之言天地者。以推明人心之當敬。易謂陰陽之變易流行也。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故天設位於上。地設位於下。中間會恁地變易。生生無窮。天地只是敬也。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而義理無間斷。若不敬。則所謂不誠無物。安能使成性存存。而爲道義之所從出乎。故觀於天行之健。而知敬固健也。君子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而後可法天之不息。觀於地勢之順。而知敬固順也。君子必無所處而不安。無所安而非正。而後可應地之无疆。天地人同歸於一敬而已矣。

明道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此卽禮之言毋不敬者。以推明事天之義。毋不敬該動靜內外言。齋坐端嚴。靜而敬也。隨事檢點。動而敬也。思慮湛一。敬於內也。容貌莊正。敬於外也。帝者天之主宰。天日在人之中。出主游衍而天在焉。爾室屋漏而天亦在焉。一息不敬。無以安於心。卽無以對於天。故又云。終日乾乾。君子當對越在天。而孟子則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明道曰。敬勝百邪。邪與正不兩立。而有相倚伏之勢。如寇從外來。周防不密。彼將乘間竊發。與我爲敵。故必有以勝之。惟常常提醒此心。如主人做得主定。只管精神不寐。羣盜自退。故曰敬勝百邪也。邪言百者。人心只一箇義理是正底。反乎義理。不獨嗜慾爲邪。卽五官七情爲人所不能無者。而邪亦各以類潛滋暗長於其間。其黨甚夥。安得不戰戰兢兢。主一以守耶。

明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此取易坤卦六二文言之辭而發明之。直者。心無私。方者。事當理。敬以直內者。凡人能敬則心自正。正則以循理爲念。胸中洞然。自無纖毫私意。義以方外者。凡人遇事有裁制。則是的決定如此。不是的決定不如此。自截然方正。不可那移。仁者。無私心而當於理之謂。今自內達外。徹表徹裏。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豈不是仁。故於此決言之。而他日亦曰。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易不曰以敬直內。而曰敬以直內者。敬只是此心。合得收斂。合得操存。非有意於以之而欲直其內也。有意求直。則其心便有所爲而爲之。已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類類提醒。爲所當爲。而無期必計效之意。則不求直而自直也。若義以方外之意。可不煩言而解矣。

明道曰。涵養吾一。一者。誠也。無欲也。無欲則一。有欲則二三。其謂之吾一者。人心一太極。太極本具於吾心。所以不自外面捉搦箇一來。只好涵泳持養。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則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矣。要其所謂涵養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此程子見聖心與道爲體。而因取論語之言以明之。欲學者知所以體道而愼其獨也。蓋川流不舍。逝者之一端。天地之化。往過來續。無非逝者。而其所以然之故。乃天命之流行。有不容一息間斷者。衆人不識天命之本然。是以不能默契而有得。惟聖人全體此心。與天爲一。故以心中之逝者。觸乎日中之逝者。以日中之水之逝者。會乎天地全體之逝者。而不覺於川上有感焉。自漢以來。儒者不曉此義。則

以爲在川言川已耳。不知天地之逝者。天地之至誠無息。聖人之有感於逝者。聖心之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者。渾然天理。無私意之間斷。是卽所謂天德也。王道必本於天德。蓋王道貴純。不純卽爲雜霸。故有天德。斯可語王道。而要非無自而能純也。學者必由愼獨之功。兢兢然恐吾心有人欲之私。而少有不謹。則天理爲之間斷。然後可以漸底於純。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天命之流行不已者在我矣。不然。我生在逝之中。我心不知逝之理。當前錯過。一生醉夢。安能與道爲體哉。

伊川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復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此取易蒙卦六三爻辭而申其意。見人不可不立己也。易以見金夫不有躬爲徇欲喪心之譬。程子謂此不有躬者。是不立己之故。大凡人不立己。則人化物而滅天理。必不能向好事。卽有所爲之事。偶合於善。亦非己心以爲當爲而決然爲之者。究竟爲物之所化。而不能以我御物也。化物者。見化於物。則物得而撓之。學者御虛動直。居己於無欲之地。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蓋一己之中。萬物皆備。己以義理爲主。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執得而撓之不撓。故立己立之後。忘乎物累。順乎性命。旁行貫通。其應在我。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又奚至於徇欲喪心而有不有躬无攸利之戒哉。

伊川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學須靜也。心慮紛亂。不能寧靜。則東奔西馳。無歸著處。那會進益。此天下學者之公病。只爲這心整頓不起。守不定。不能以義理勝其利欲之心。而思慮因從而紛亂之耳。苟先立箇心。安頓定著。積累上去。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如作室無基址。今正要立得基址。使此心有箇存主處。爲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得程子之意矣。

伊川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此言敬爲閑存之要。須由敬以入誠也。人心本誠。誠則有善無不善。緣心不主一。則有二三。有二三則邪得以入而不善之事憧憧往來於是本來之誠。牿之反覆至於不足以存。而內而妄思。外而妄動。蕩然不知有以閑之。此人欲所以日長。天理所以日消。學者終身於其中執捉不定。無下手處。程子拈出敬字。喚醒學者。說閑邪則誠自存。見邪之與誠。不是對待物事。閑之卽所以存之。無兩層工夫。亦無兩樣道理。又不是外面捉一誠將來存著。蓋誠非待外求。我生之初。天理渾然。眞實無妄。則其當爲善而不當爲不善也。深切著明矣。今人之患。平日無涵泳持養之功。栽培深厚於其中。以致外面役役爲不善。而乃欲於不善之中。尋箇善來存著。是以善爲外鑠耶。不然。善何處尋。此尋之之心。正是不能存著之心。豈有入善之理。殊不知善在於心。不須尋。只須存。如之何而存。只是閑邪則誠自存。少一分人欲。便長一分天理。豈閑之者一心。存之者又一心哉。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既言存誠之由於閑邪。恐人別求所以閑之之法。莽莽蕩蕩。究無交涉。又推其故而言。以爲誠者性也。以其實有是理言之。謂之誠。以其實理具於心言之。謂之性。孟子揭性宗旨。斷爲性善。則善皆內出。卽誠非外鑠。本不待存而自存者。今云閑邪以存之。豈閑邪更著甚工夫。然外之容貌。不有以閑之。則易以惰慢。而卽於邪。內之思慮。不有以閑之。則易以紛亂。而入於邪。而誠不可得而存矣。學者但惟是提醒於容貌思慮之間。使此心有所持定。則自然生敬。而閑邪工夫。莫過此矣。豈外此別有所謂存誠之方也哉。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既言敬爲

閑邪工夫。恐人以敬爲別是一事。另以一箇敬來主此心。故又言敬非他。只要此心常自整頓。而常主乎一也。常主乎一。則不之東不之西。湛然靜虛。無所偏倚。只是中。不之此不之彼。止於所止。不出其位。只是內。於以關防外邪。洞見本性。自然性中之天理。惺惺了了。如日之方升而無不明。那有閒思雜慮私而不直之爲。是之謂敬。以直內也。學者須是敬以直內。常常整頓其心。將此意涵養久之。心在腔子裏。邪無由入。卽是閑之妙法。故曰直內是本也。未能直內。則亦安得謂之敬哉。今由程子之言總論之。人生有性。性中所具無他物。只一箇理。此理原之於天。本是眞實無妄的。故謂之誠。閑邪而外。別無存誠之法。然所以閑之者。究不外於吾心。心放故邪。纔收斂便有一箇主宰。無許多雜亂邪念。則內直矣。內直誠便存。誠是一。敬是主一。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誠不是外面捉來存著。敬亦不是另外捉來主著。心要如此。便常主乎此。而不適乎他。是之謂敬。時時事事。要從此做去。大段總是收斂入來。所以直內是本。朱子曰。程子有功後學。最是拈一敬字有力。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哉。

伊川曰。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邪而誠自存。則心固一矣。然心惟不一故邪。邪故思所以閑之。若常主乎一。則許多放蕩底心都收了。許多雜亂底心都靜了。自然無邪。何消說箇閑邪耶。則甚矣主一之要也。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夫一有甚形影。覩之不可得而見也。故有疑其難見。未知如何下工夫者。夫一非他也。只是要心在這裏。外面整齊嚴肅。以養其內。則心便一。一便無非僻之犯。人惟涵養未久。心有二用。天理因有間斷。但涵養久之。心一乎理。而理之具於心者自然明。無不照。不患邪之爲累也。故曰不消言閑邪。此承上章之意也。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伊川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人心神妙不測。動而應事之時。隨事而存。而非爲事所繫縛。靜而未感之時。所以應事者自在。而非有所偏倚寄寓於一處。今人不達其理。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者。夫心有所寓。則墮落那一邊去。有定時。有定處。不算是活物矣。伊川引孟子之言。心者見操便存。舍便亡。倏存倏亡。則出入無時。一出一入。則莫知其鄉。心之虛活如此。更何處尋其所寓。只是有操勿舍而已。操亦不是太拘束他。略收拾來。卽在這裏。易言敬以直內。所以操之也。能敬則未感之時。胸中有箇主宰。洞洞屬屬。義理昭著。雖無所寓。亦何在不寓哉。

伊川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程子恐人誤認周子主靜之旨。故言此以示學者。蓋周子說主靜。正要人靜定其志。自作主宰。所謂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敬也。敬則無閒思雜慮。自虛而靜。人若只管求靜。空卻一切。欲與事物不交涉。是把虛靜喚做敬。其不流於窈冥昏默之異學幾何哉。

伊川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屛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屛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此言人心無不思慮之理。只思其所當思。則其所不當思者不能亂。此聖賢主敬之功。所以不同異學也。蓋學者先務。固在心志之定。紛擾膠結。此誠大病。然不得持心之要。而徒求虛靜之道。遂有謂耳目之聞見心志之知思。皆非自然。欲屛去一切清淨無爲者。則是老氏之絕聖棄智。而不識吾心之本體也。又有謂心雖能思。而多思多亂。不如遏絕制縛。看住心在這裏者。則須如釋氏之坐禪入定。而不知吾心之大用也。夫心如明鑑。其體光明洞達。其用自足以照物。是以縣之於此。而萬物妍媸。隨來畢照。鑑無與焉。此鑑之常。今有是鑑而使之不照。

既虛此鑑之本體而妍媸之異其形。又何所持以顯其照之之用。亦見其難爲也已。況人不能不感於物。物不能不感於心。心與物交感而思慮起焉。心爲思之體。思爲心之用。乃以爲心無所用思而棄絕其心之聖智。又患思慮之足以累心而枯守寂坐。以學佛氏之所謂定者。將求靜反不得靜。欲息思慮反添思慮。豈非難之又難乎哉。

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 夫思慮必不可卻。而欲免思慮紛擾之患。惟當思者思。不當思者不思。心有所主。自不至爲所紛。然如何爲心有主。只是敬而已矣。敬者心之體。所以立心之用。所以行。無事時不敎心空。有事時不敎心亂。是以有主也。有主則虛。虛者心中若無一事。事來便可否分明。邪何能入。若無主則實。實者不以義理養其心。滿腔都是私意。所以物來奪之。觀有主無主之分。可知主敬爲學者先務。豈以事物之來漠然不應爲能持其心耶。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承上文極言有主之效。大凡人心不可二用。今人爲一事而尙用其心。如讀書時心在書。寫字時心在字。執玉捧盈時心在執玉捧盈。干戈戰鬬時心在干戈戰鬬。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不過一時之心之尙尙。不爲他事紛擾。若時時主敬。則時時皆主於事。又焉有紛擾之患。而必爲屏去思慮之見。則亦可謂不察矣。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此又詳解敬字之義。使人深思而自得之也。夫所謂敬者。隨動隨靜。專致其心。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主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當事而存。止於其事。勿東以西。勿南以北。無適之謂也。無適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且當就主一之義玩味涵泳。察其所以必主一之故。蓋不一則二三矣。二三之憧憧思慮。豈不成紛擾乎。所以不必遏絕思慮。不必屏去聞見知思。只要主一。至於實致其主一之功。隨時隨事。無非持養用力

之地。不敢欺。有惕然畏愼意思。不敢慢。有肅然整頓意思。倘不愧於屋漏。有卓然精明湛然純一意思。皆所以實致其主一之功。而爲敬之事也。敬不求靜而自無不靜。聖賢教人。只有此法。異學絕天理害人心之教。豈儒者所可爲哉。

伊川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禮記。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謂是以上臨下之敬。卽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程子旣以爲非敬之道。而又謂致敬自此入者。蓋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內。外端則內自肅。胡敬齋謂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是也。

伊川曰。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程子恐人專要去靜處求。便以默然無言。謂可明心見性。不知靜中要有箇存主。故拈孟子言。舜孳孳爲善。當雞鳴之時。未與物接。如何爲善。蓋天理無間。聖人爲善之心亦無間。雖未接物而惺惺存存。必主於敬。使吾心之內。天理流行。便是孳孳勉而不已。便所以爲之也。以此觀之。聖人豈但是默然無言。其所以戒愼恐懼者。蓋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已。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縣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形體者。心之徽也。怠惰見於燕居之形體。卽此便是不敬。而以心有不慢爲問。亦未達於內外交養之義矣。故程子告之以此。盤坐曰箕。蹲跱曰踞。皆怠惰之形。蓋外而嚴肅整齊。則中自然寧一。豈有外箕踞而心不慢者。呂與叔程子高弟也。六月盛暑之時。在縣氏閒居中。非見賓承祭之地。猶必儼然危坐。不見怠惰。則其整齊嚴

肅。終身守敬之敦篤可知矣。夫發於外之謂恭。存諸中之謂敬。只是一般意思。學者須內外交養。而後可以進於道。但亦有勉爲恭敬而卒不能久者。以其把捉太重。覺有拘苦急迫之意。故始嚴終怠而不能久。如呂與叔之儼然危坐。彼若有拘迫意。豈能鎭常如此。此是索性從整齊嚴肅做上來。久成自然者。胡敬齋

曰。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困去矣。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伊川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此卽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意也。思以位爲準。位以時爲定。日用間一言一動。莫不各有其則。故其發之思慮者。稍違乎時。便是出位。或問思慮苟出於正。雖多似不爲害。而程子告之以此。蓋思慮不失其時。方是不失其正。如時在宗廟。則愼見儳聞。以敬爲主。時在朝廷。則嚴威儼恪。以莊爲主。時在軍旅。則介胄不可犯。以嚴爲主。所謂時也。卽便是正也。若移宗廟之敬於朝廷。移朝廷之莊於軍旅。移軍旅之嚴於宗廟朝廷。豈得謂之不正。而發不以時。胸中紛然無有限度。則不必邪思妄念。乃是爲邪。雖正亦邪。甚害事也。學者平時但當涵養本原。澈然無事。主敬之功既至。則發必中節。自無此患矣。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伊川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

此程子辨別心之動靜。極明極細。足以闢異端主靜之非。與易理相發明。使人有著力下手處也。蓋論道理自有動有靜。論工夫亦兼動靜。靜時卽已涵動時之理。動時正以密靜時之功。靜時道理多於動時見。動時工夫要於靜時做。此動靜之體用。原自無間。而據其地頭言之。則有辨別。靜是無思無慮。纔有思慮便是動。故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因既發之後。推原未發之前。就其地頭認其名狀。見人心確有此未發道理。這道理確是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少偏倚。雖未喜怒哀樂。而所以當

喜當怒當哀當樂之節。全具其中。人若涵養得好。則發便中節。與未發之中無異。其立言本意。欲人識認天地間無處不是道理。事物之來。當隨處以道理應之。乃無虧於天命之中。非欲人只管向靜處求。舍日用現成物事去。無形迹處尋討。毫釐之差。必有謬以千里者。故程子因蘇季明之問而詳辨之。蘇季明名昞。程子弟子。其以求字爲問。求非出於思。不可思與喜怒哀樂一般。卽是已發。蓋未發是性體。性體無形象可見。無方所可尋。子思卽喜怒哀樂之可見可尋者。體貼出不可見不可尋者。使知性體卽此而在。仍須於喜怒哀樂上識取。不可於未發之前求中也。求必思。思必有喜怒哀樂。豈非卽是已發乎。其後羅李二先生教人靜坐觀氣象。觀者思慮未萌。與求字不同。而朱子以爲說終有病。不如程子之說得平。學者宜細察之。

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 人之思慮纔發。便謂之和者。如思其所當喜。則心已向喜一邊。思其所當怒。則心已向怒一邊。雖其喜怒中節。無過不及而和。和亦是得喜怒之中。然算做喜怒一邊底中。非渾然包涵全體畢具之中。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推之哀樂亦然。然則中和一理而異名。不可不辨也。

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知和不可謂中。則欲求喜怒哀樂之中。便是求和。不可言求中。故季明又舉呂學士之言爲問。呂學士卽與叔程子以爲未發時只可言存養。不可言求。言求則太著力也。夫存養豈非所以求之。且亦是人心要如此。似亦算做已發。而程子以爲可者。蓋有是本體。必有是工夫。工夫都屬動。而動中仍分動靜。必從靜處做工夫起。以爲動處之用。存養正是靜處做起。非一意求靜。謂工夫卽此完備了。無餘事。故可言存養。不可言求也。

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夫未發雖只言存養。而存養亦有工夫。故季明因問學者於發時。用得勉強工夫。以裁抑其過不及。使之中節而和。若未發時。如何用存養之功。程子以爲這

體中尙在未發。更怎生求。只是平日虛心平氣。體察玩索。主宰分明。義理昭著。所謂涵養云者。便是所以存養之也。涵養既久。則中隨事而見。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亦豈待於勉強裁抑之爲哉。

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聞程子涵養平日之說。亦可曉然於存養與求之辨矣。而季明之意。又以爲明說一箇中字。便是有可指名。有名斯有象。有象斯有聞見。有聞見斯有思。今謂思而求之。便是已發。則當中之時。耳目無聞見否。程子以爲事物未接。思慮未起。自是無聞見。然心具衆理。雖未有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在。如未遇孺子之入井。怵惕惻隱之心未發。難道便無此心。未見牽牛於堂下。不忍觳觫之心未發。亦難道便無此心。學者須體會此心。原不落空。於中之理始得。蓋惟有其理。是以謂之中。非中可得而聞見也。聞見又是已發。不是靜。

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程子恐季明於靜時境界尙未分明。故復設問。靜時如何。欲因其蔽而開曉之也。謂之無物則不可者。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季明蓋謂靜時未與物接。固不可謂之有物。然自有知其當然。覺其所以然處。似不得謂全無聞見。仍欲於未發之前求中之意也。

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程子以爲季明之言靜者非也。不但言求言思是動。卽言有知覺。卻亦是動。蓋以心體論之。固是具有知覺之理。所謂虛靈不昧。如鏡本來明。是也。謂之明則可。謂之照物則不可。明是體屬靜。照是用屬動。中是體屬靜。有知覺是用屬動。故曰怎生言靜。因以易理明之。易於震下坤上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人皆以爲靜然後見。不知積陰之下。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至此陽氣始生而復。可見陽氣始生是動也。其卦五畫皆陰。惟下面一畫。從剝盡復生爲陽爻。豈不是動。安得謂之靜。蓋天地之心。動靜無端。何處不在。而人之見之。則於動時最爲著明。前此伏藏收斂。無端倪可尋。後此流行亨通。盡散在萬物上去。惟此冬至之時。萬物未生。一元之氣纔動。故其生生之心可見。知動爲見天地之心。則人心之知覺人心之動也。不可以言靜明矣。蓋天地一大人心也。人心一小

天地也。天地著在人心上。卽是天地以知覺之用屬之於人。故人心中自具有知覺之理。而人心未著事物上。則知覺之用尙寂。固不謂無知覺。而要不可以知覺言中也。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以下三條。皆在旁者設問。而程子答之之辭。或見程子與季明問答。悟靜時之體。因動而見其動時之用。須如靜時方可。故問是於動求靜否。程子以爲其理甚是。而工夫卻最難也。因論儒釋之分。使人知所以實用其功者。釋氏多言定。定亦吾儒所常言。然吾儒之所謂定。以理言。釋氏之所謂定。以忘物言。忘物而無所爲。自謂求靜。不知天下之物。是那一物合少得。有一物卽有一物所當止。故聖人惟言止。止無定而有定。無定者其事。有定者其理。雖動而未嘗動。如文王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當止則止。初不以己意與乎其間。乃眞能於動上求靜者。易於艮山之艮取極上而止之義。而其彖傳之辭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者就事上言。則爲無過不及之和。而此無過不及之和。原天命之自然。卽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多於平日不能涵養。故遇事不能止於其所。所謂發不中節也。所以然者。人心萬物皆備。寂然之時。不偏不倚。本無偏重。因遇事時心繫於事。便有偏重之弊。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如偏於喜則喜心重。偏於怒則怒心重。偏於哀則哀心重。偏於樂則樂心重。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之或過或不及。而出於其所矣。故多不能止也。若聖人之言止者。因物付物。各得其所。喜以物之當喜。怒以物之當怒。哀樂亦然。則便不出來。而止其所止矣。止其所止。動亦靜也。然非從涵養中來。那能如此。豈不最難。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

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又問既於動上求靜。則存養於未發之前。亦是動工夫。先生今將以未發爲動乎。爲靜乎。先生應之曰。這地頭是靜。謂之靜則可。然靜非空也。此中須有物始得。有物者。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虛寂昏塞之患。這裏太著力不得。便是難處。蓋有物方要存養。無物則存箇甚。養箇甚。卻又非臨時存得此物來養。得此物來。學者不用求靜。且先理會得敬。敬該動靜。時時整頓。其動也知此心之所以動。其靜也知此心之所以靜。則已發一如其未發。而所謂中者。灼然無遺蘊矣。朱子曰。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是也。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所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以程子之言思之。言靜恐做病。言敬則無偏。其說精矣。或又問敬何以用功。蓋敬是大總括。須有使人依法力行可見功效者。而程子以主一之義敝之。主一猶言專一。朱子所云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者是也。季明聞程子主一之言。自愧不能主一。常恐思慮不定。一事未了。他事復生如麻。問如何而後能一。程子戒其不可如此。因言此爲不誠之本。誠自無不一。不一所以不誠。不誠則發爲喜怒哀樂者。皆勉強不和。而中之本然者。不可得而識矣。欲去不誠之患。須是習。習者。覺得不當思慮。便莫思慮。初時未能遽斷。漸習漸定。久之打成一片。自然無閒思慮。故曰習能專一時便好也。思慮在應事之先。應事在思慮之後。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總要敬。總要求一。一則誠。動靜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程子反覆辨論詳盡如此。此以見人心皆有未發之中。卽不主敬之人。此理亦未嘗無。但在嗜慾日紛之中。無由知之。知其中者。是平日主敬。方會曉得。敬正是存養。存養不當在靜。卽對省察而謂之靜。亦是從工夫中對舉言之。其實有功夫卽都是動。都是已發。不可言未發之前求中也。求字有冥心以當求之之意。當求於靜。必遺卻動。伊川所以力辨其差。而朱子亦云。若以世之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

伊川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顚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人志定則氣清。志不定則氣昏。卽一夢寐間。而旦晝之操存。於此驗焉。故曰可以卜所學之淺深。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顚倒。蓋寐者心之靜也。夢者靜中之動也。人不及知而己獨知之。此亦睹聞之隱微也。自家靜體而默識之。亦庶乎其知所愼矣。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伊川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此言人心常操則定。有所係著則妄動也。周禮六夢。一曰思夢。蓋人之夢多由於思日間所思之事。或已往而未忘。或當事而偏重。則心有係著而夢爲之擾。是害也。或問若係著之事果善。夜見於夢。未始非拳拳不忘之意。莫是不爲害否。程子以爲心當靜時。總不要動。雖夢善事亦動也。蓋心中若無一事。便是敬。有所係戀卻是私意。以心之有所著而夢。則非無一事係戀者矣。惟事未至。心未嘗動。而吉凶云爲之朕兆。先發於夢。此卻無害。所以然者。人心常操則存。存則天理自然明。天地之氣復於子。人心之氣息於夜。夜之所夢。氣方靜而忽動。在虛靈不昧之本體。先事而呈者。固不爲害。捨此則皆意必固我之爲累。而動爲妄動。雖善亦害矣。

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承上文言人心要定。定者。以義理定其心也。定自無妄動。使他思時。是心有所感而動。不得不思。方用其思。則動亦定也。如此乃爲有主之心。今人心中無主。如不繫之舟。妄動不定。是都由心耳。因設問曰。心誰使之。思隨應之曰。以心使心則可。夫人那有兩心。非以一箇心使一箇心。常操常存。則心爲義理之心。以義理之心用其知覺之心。故曰以心使心。非二心也。義理者心之體。知覺者心之用。以心使心

者。分心之體用而言之耳。今人不能操存便放去。宜其夢亦顚倒也。

伊川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志者心之所之。不持則馳驚汎駕。氣者心之輔。暴則動止乖戾。持守也。暴害也。朱子曰。橫渠以不戲謔爲持志之一端。是眞能主敬者。又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也。持志則有所主於中。無暴氣則無所縱於外。中有主則氣愈充。外無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要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耳。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伊川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愼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辭氣者。辭之氣也。或問曾子是教人於言語上用工夫否。程子窮本之論。以爲辭由中出。中得其養。發之詞者。自然有典有則。雅而不鄙。是彝是訓。正而不倍。所謂言不妄發。發必中理。有德者之言也。若於言語上用功。此固學者事。然卻可著力。未爲涵養純熟之候。是以君子貴涵養也。

伊川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此見聖賢守身之道。非同修養引年之術也。受氣甚薄。而由少而壯。由壯而老。年彌高。筋骨彌固。蓋由持志養氣之功。充積完滿。故晬然有道之氣象。不與日月爲遷流。張繹以爲因受氣薄之故。厚自保生。此言何嘗不是。而不知程子保生之學。非徒斤斤養其血氣之軀而已。此生中處乾坤。受形父母。如何可忘。忘生而徇聲色嗜欲。至於斧斤交

伐酖毒日損。何以儲五行之秀。稱萬物之靈。故深以爲恥。恥之云者。臨深履薄之意。朝乾夕惕之心也。旨哉張南軒之言曰。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學者敬體此言。可以守身矣。

伊川曰。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仁者純乎天理。其心存而不放。固不須著力把捉。自安所止。而有定者也。把捉不定。則是理不勝欲。而心爲物奪。故程子以爲皆是不仁。有志於仁者。只理會一箇敬。庶幾捉得定耳。不然。越把捉。心越不定也。

伊川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致知存養雖兩事。而功實相因。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緣爲物欲所昏。則無以窮理。而理之既窮者。亦不能得於己而不失。如鏡本是光明物事。塵染汙之。則昏。故在乎有以養之。而養之之道。莫過於寡慾。寡慾則心境清而天理著。精神完而明睿生。知何患不致乎。此與大學致知在格物意互相發。大學實指其功。此窮探其本。不得其本。功無由致。不盡其功。本無由攬。學者宜盡心焉。

伊川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言者心之聲。故因其言可知其心。重審愼也。舒和緩也。輕淺易也。疾躁急也。人有操存涵養之功。則中有所主。而其心定。言必不妄發。發之必鄭重審確。而又安舒自得。無急遽躁率之病。其不定者反是。學者非必於言上著力。但須養於中耳。

明道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四百四病見內經。其言曰。四大不調。四百四病一時俱動。四大謂地火水風。一大不調。有百一種病。合四大則爲四百四種病。而宿食爲病根。程子引此以爲喻言。凡病之來。皆由外感。非自家所能計度。若心則人之神明。所以爲此身之主。在內不在外。其操舍須全由我。不可聽其若存若亡。自家放去也。噫。在外之病易醫。在心之病難醫。心不操存。吾恐其在於膏肓而倉扁無如何矣。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見靜坐之法。爲涵養入門之要也。扶溝地名。謝上蔡從明道有年。乃程門高弟。而明道謂其學心口不相應者。蓋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故欲其捨言語之學。行存養之道。及上蔡請事斯語。而問行之之要。則曰且靜坐者。初學之心。雜念膠結。諒所不免。且學靜坐。收住此心。使無他適。可以補小學培養一段工夫。滋夜息清明之氣。故詔之以此。而伊川每見人靜坐。亦便歎爲善學。夫心以定而靜。理以靜而明。靜坐之爲用大矣。朱子曰。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至哉言乎。或以伊川平日謂只用敬。不用靜。朱子亦以明道教人靜坐爲學終是小偏。與此條似有礙。而不知非也。伊川恐人專要去靜處求。則遺卻日用現在道理。故言敬則無偏。而朱子從之。若欲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麤厲之氣。非靜坐不可。蓋以靜坐爲敬之入門。非以靜坐爲敬之全功也。

橫渠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此勉學者以求仁爲要也。夫子稱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張子舉以示人。使當知不違與至之辨。蓋仁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不違。是在內而爲主。日月至焉。是在外而爲賓。學者之始。專其心意。由日月之至。以馴致於三月之不違。勉勉焉盡其功。循循焉致其漸。以是欲罷不能。過乎此則大而化之之事。有非可勉強而至者。故曰幾非在我。然不已而底於熟。則亦將至之而不自知矣。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爲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按朱子之說。是言仁不違於己。前說是言己不違於仁。說有不同。其實一也。

橫渠曰。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此張子涵養熟後。體驗精切。因言心清心亂之辨。復自道其所得以示人也。心爲天君耳目四肢之所聽命而載生初本來之義理。義理是純粹至善底。本清者也。心存義理。不爲物欲所擾。故清。物欲是昏濁底。本亂者也。義理之心不足以勝之。故亂。人往往清時少。亂時多。嘗驗之矣。當其清時。視自明。聽自聰。四體自恭謹。蓋天君澈肅而百體從令。清時之驗如此。及其亂時。非無心於視而視不能明。非無心於聽而聽不能聰。非無心於拘束其四體而四體不能恭謹。亂與清時相反之驗如此。如此者何也。用心於義理者不可以不熟也。用心不熟。在外之慮足以勝吾本然之心。則客慮多而常心少。氣習之染足以勝吾眞實之心。則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故清時少。亂時多也。朱子曰。客慮是汎汎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承上文言。人之心固貴於清。而氣又要得剛。剛。天德也。不剛做不得事來。故太柔則入於不立。不立者。遇事委靡操持不定也。人生有喜怒人情之常。乃亦有無喜怒者。是其本質得柔之氣多。則又要得剛以變化其氣質。蓋剛者堅強有力。物不得而撓之。故守得定而不回。於以求進乎道。勇猛敢爲。勇猛者。氣之迅敢爲者。膽之決。張子因遂以自示教。謂我比他人自是勇處多。夫勇所以成知仁而盡擇守。所謂剛也。剛柔之氣稟於陰陽。雖不偏廢。然人生而後靜極而動之時。其動也剛。故剛爲進道之資。觀天地之春萬物勾萌。四德之仁。生意流動。皆以剛爲用者。則人之要剛也審矣。張子積累功深。不以人欲害天德之剛。故比他人勇處多而言之親切如此。欲人涵養於義理之中。操持不息。則心自會清。氣亦自會剛。於以消融其客慮習俗之心。進進於道而不已。否則心清氣柔。其如道何哉。

橫渠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戲謔雖小。往往至於害事。且心無誠實而氣多輕浮。氣壹則動志。故志亦爲所流。若不戲謔。則出於心作於謀者。無過言過動而要於誠。雖持志工夫。不止乎此。此亦其一端也。朱子曰。橫渠學力過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謔爲無妨。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謔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

橫渠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人惟無戒愼恐懼之心。故肆欲妄行。無所忌憚而不得其正。以己心爲嚴師。則一動一作。自知自懼。知是心之明。懼是心之誠。明與誠合。愈知愈懼。愈懼愈知。心常在腔子裏。至於一二年之久。堅牢貞固。無少走作。心自然正矣。夫所師之心。與其所欲正之心。無二心也。只要提撕警覺。亦臨亦保。所謂誠意以正心者。而豈如佛氏本心觀心之學哉。

橫渠曰。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

人心多則無由光明。人心靜定而明生焉。蓋不役於妄動。則泰宇定而天光發。苟使紛移變易。擾攘不寧。智識何由而開乎。易之艮象。以止爲義。惟止乃篤實而有光輝。故大學必自有定做起。自然漸次到能慮。其言正互相發明。可見人心凝一則虛靈。若煩雜必昏塞矣。此澈源之功所宜亟講也。○此下三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

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欲學者愼動而自發其光明也。易艮卦彖辭言。動靜因時。則道自光明。故學者惟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則心無淆雜。靈明自生。不患學無進益。今之因循不振者。總緣不知動靜之有時。而此心馳騖。逐事紛紜。因之內治之功俱廢。學何由長進。律以聖學。則是昏昧悠忽過了一生。終何光明之有。甚矣學者當審幾愼動。勿失之不當動而動也。

橫渠曰。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此言存仁之熟。其味始見。欲人實體於己也。閡閉礙也。蓋吾心之仁。本敦篤而無間。虛靜而不有一物者也。人若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有所繫閡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罔覺。均非仁矣。故持重存誠。卽所以爲敦厚。而祛除緣染。自可以虛靜。然非工夫純熟者不知。未可以頓然明悟也。苟知得此理。須是存心之久。實實體驗。然後深知敦篤虛靜。仁之本味。有如是也。然則存仁之功。惟在純熟其心而已。鹵莽滅裂者。豈有當哉。

近思錄卷五

克治 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己之閒。尤當盡其克治之功也。

濂溪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合乾損益三卦。發明聖人之蘊而示人以思誠之方也。乾乾健而又健之意。乾卦九三爻辭言乾乾。大象言不息。文言言修辭立其誠。周子則總其意而曰乾乾不息於誠。蓋修德之本。朱子所謂乾乾不息者體也。損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大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周子又括其辭而曰。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蓋修德緊要中事。朱子所謂去惡遷善者用也。非體則用無以行。非用則體無所措。故合而言之。蓋君子終日乾乾。健而又健。自強不息。以存无妄之誠。然其所以用力之要。則固有在也。必治其難制之忿而懲之。遏其易流之慾而窒之。善者人心之天理。遷之不可不亟。過者人心之私欲。改之不可不勇。而後可以至於誠。是則乾乾之用。莫此爲善。而損其所當損。益其所當益。亦莫有過於是者也。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而教人思誠之方。著於三卦之中者。其旨不亦深哉。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又引易辭以見人之誠不誠。皆於動處見之。而歎其不可不愼也。繫辭下傳有云。吉凶悔吝生乎動。蓋人之動也。忿慾與善過形焉。而吉凶悔吝四者所由以生。四者之中。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是人之所值。福常少。禍常多。可不於方動之時。審之而致其愼乎。愼動則必盡懲窒遷改之方。以得損益之道。而去其不誠以歸於誠。斯能善乾乾之用者。於聖人作易之旨。庶乎其有得也。所以然者。人生而靜。以上本皆誠

也動而爲忿如火之燎原而誠於是掩動而爲慾如水之潰隄而誠於是蕩見有善則姑待之見有過則姑恕之其動於意者不自慊而自欺而誠於是虧所以君子思誠要於愼動周子綜厥易辭歸結大意至於發爲嗟歎而不能禁也讀之能無憬然

濂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此周子因孟子之言而推擴其量見無欲之卽爲聖賢也孟子恐人不上聖賢之路且只教人寡欲以求此心之存周子恐人不盡養心之功故言須至無欲以幾聖賢之域其意以爲學者之心可聖可賢之心也千病萬病只是欲爲之根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者謂欲寡則心存淘學者克治之要然以予觀之所謂養心者非止於欲之寡而致其存焉已耳蓋欲不能寡則流於不肖之歸能寡則人心日消道心日長必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欲者誠也誠則明明則通實理具於人心之中者其體用原是如此則實心不雜以人欲之私者雖聖賢豈外乎此由無欲而誠立由誠立而明通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謂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明通則不惑知命而向乎耳順矣故曰誠立賢也明通聖也聖賢非有異心亦盡其所以養之者而已

伊川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此程子學顏子之學實做克己復禮工夫約其大意著爲訓辭而引學者使至於聖人之域也夫有身則有視聽言動有視聽言動則非禮之私得而干之所謂己也故顏淵問克復之目夫子以四勿示之勿者禁止辭拔本塞源之意非窒流斷港之謂乃眞克己功夫也蓋四者身之用確有所謂當視當聽當言當動之則是之謂禮己與禮常相敵不克其非禮之己無以復乎禮之本然故視聽言動爲此心之形見處固由乎中而應乎外而勿視聽言動是就視聽言動上克治必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言其功也

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

以自警。四勿之功、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顔淵聞夫子之語、而以請事爲已任。有一番眞精神、眞力量、是明而健者所以進於聖人。後之欲學聖人者、亦要從四勿做去。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固守而勿失也。於是作箴以自警。蓋繼顔子而事斯語者、舍伊川其誰。今讀其箴句句皆制外養中意。朱子謂此箴發明親切、學者最宜深玩。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閉邪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此發明非禮勿視之要旨也。視與見異。色突然而入目。何能不見。但我不可有欲視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爲心體本虛、可以應物而無迹可尋。則難得其要。欲求操之之要、先謹視之之則。則猶準也。心之準在於內爲天理。視之準見於外爲天理之節文。天理向明。萬象無隱。物交乎前。顧影斯蔽。不去其蔽、心隨以遷。是外之失其準。即爲中之失其準矣。惟制其外、目不妄視、以安其內、心泰神定。所謂克以復之、以求其誠者、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動容周旋、眞理流行。禮即誠也。誠即仁也。四勿之功、故視爲先。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此發明非禮勿聽之要旨也。聽與聞異。聲突然而入耳。何能不聞。但我不可有欲聽之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爲人生之初、秉執五常之德。是皆原之於天。所性皆善者也。情感意紛、知誘其外、漸而忘返。如響斯應、聲入心動、物化其內。久而神移。有聽斯受。於是天理之正日就牿亡。常人皆然。賢者不免。惟卓然精明之先覺、知心所當止而有定。不爲知誘不爲物化。外閑其邪、內誠斯存。聽德惟聰、非理勿聽。則秉彝全乎天。而克復盡乎人矣。繼視而有所事者、以是爲次焉。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此發明非禮勿言之要旨也。言者心之聲。心感物而有動。何能不言。但我不可不愼所以言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爲心無由宣。言以宣之。由其發之也易。必其禁之也

嚴躁者輕肆囂而不靜妄者虛謬紛而不專雖曰內能靜專可以愼其所發尤必發禁躁妄斯以安其內存況乎人之有言猶物之有樞機樞扉曰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闢由於樞弩之張弛由於機言之惡者可以興戎言之善者可以合好得則爲吉爲榮失則有凶有辱皆言之所召致如之何不謹故言不可躁躁者傷易易則誕而不審言不可妄妄者傷煩煩則支而不實肆者縱情之謂肆於己者必忤於物躁之致也悖者乖理之謂悖而出者必悖而入妄之致也是皆非法之言總不克己之由惟非禮勿言之戒與非法不道之語同爲切要之訓辭必致欽敬之至意程子於此箴尤諄且嚴矣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此發明非禮勿動之要旨也動者心之符五性感動而萬物出何能不動但我不可不愼所以動之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爲動於心而有思則思是動之微惟明哲之人克灼幾先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動於身而有爲則爲是動之著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敬以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凡思與爲以理爲主順理而動必得安裕苟違乎理則欲易縱從欲而動必至危殆是以俄頃之閒常存此念雖極造次勿之敢忘明旦之際持守不失一於戰兢勿之敢斁其習之於己者久而漸熟與得之於天者合成自然則原其本然之性聖賢固與我無異全其繼起之修我亦可與聖賢同歸此克己之全功復禮之歸宿也合而觀之非顏子不能事斯語非程子不能作斯箴聖人原可學而至惟當以四勿爲進學之要四勿難一蹴而成惟當以四箴爲力行之實學者所當勖也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伊川易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此釋復卦初九爻義及夫子繫辭之言見惟顏子能不遠復人當學顏子之學也剝之一陽窮上返下而爲復復者陽既去而復反以陽爻居卦初故有不遠之象而無至於悔爲大善而吉祗抵也至也程子釋之以爲聖人扶陽抑陰陰爲小人陽爲君

子前乎此者自姤而剝陰主於內陽行逆境今自剝而復一陽復生義取去不善以反於善又初之爲爻復之最先者也失之未遠能復於善是不遠而復也此釋不遠復句意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夫人有所失則必有所悔今既失而復而易以爲无祗悔元吉者蓋失者人所時有只以復爲貴耳不能無失而後貴於復如無所失則何待復乎但恐失之既遠是以悔不能免惟未至於遠則不至於悔而有以全其元善之道而吉也此釋无祗悔元吉意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復之初九惟顏子足以當之顏子地位高平日從克己復禮用功偶有無心之過不待形於身顯於事而後能復於無過故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祗悔也庶幾近辭言近道也夫過而能改即爲無過況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此釋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意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天下惟聖人無過之可改彼蓋不待勉強而自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踰乎法度之則下此則雖未達止一閒亦不能無過然辨於非禮之介者明足以察其幾而從事於四勿之閒者剛又足以致其決明則有過而即知剛則既知而即改此其所以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之學問非顏子莫能然也此釋有不善未嘗不知三句意今人何者不可學何者不當學學問之道豈有他哉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結言人當學顏子意夫善無終息之理即極惛亡亦有來復之期責人無過則爲過刻若過可以改改即爲善拓充前去併得元吉乃始爲類復之厲終爲迷復之凶千百年來無祗悔之學僅有一庶幾之顏子是以陰陽言之天運無不復以盛衰論之世道無不復而以善惡言之人心竟一往而不復也亦獨何哉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伊川易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此釋晉上九爻義也。晉進也。角之爲物。剛而居上者。伐治也。削去之謂。非征伐之謂也。邑私邑也。蓋晉之上九。以陽居上。剛之極也。處晉之終。進之極也。剛極則過猛。進極則躁急。動多爲害。故只用之以自伐其邑。自伐其邑者。是內自治之事。自治者。守道要固。遷善要速。剛進之極。愈固愈速。則雖過於嚴厲。亦吉且无咎。蓋嚴恐不和。厲恐不安。道固以安和爲貴。而以之自治。則有守道遷善之功也。有功故吉而无咎。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既曰吉且无咎。而又曰貞吝者。蓋以之自治雖得其正。然而中和之德。則有剛克柔克相濟之美。今則剛進之極。乖於中和。故可羞吝。夫功高無震主之嫌。祿厚無焚身之懼。上下一德。處剛進而不極。猗歟休矣。今因過極其分。懼不免焉。深自貶損。冀倖無罪。終非臣道之光。然世之人往往盈滿招損。傾覆是災。不知危厲以內自治。則亦昧於晉卦上九之旨矣。

伊川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此因損之卦義以垂戒也。損。減省也。天下有當損而損者。凡事起初。

皆是天理應如此。本無過不及而得其中。後來私意日增。遂流於過。過則皆爲人欲之私矣。故程子以爲損者。損過而就中正。是損浮末而就本實也。末未有不浮者。本未有不實者。故併言之。因極推末盛之害。如宮室飲食刑罰征討之類。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居也。於是宮室之制興。取其可以蔽風雨而已。而其末流則高峻其宇。雕飾其牆。是本於宮室而過焉者。其害一也。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食也。於是飲食之制興。取其可以免飢渴而已。而其末流則有酒如池。有肉如林。是本於飲食而過焉者。其害二也。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法也。制爲刑罰以馭天下。蓋刑期無刑也。而其末流則有淫刑以逞。酷虐爲政。殘民之生。忍民之死者矣。是本乎刑罰而過焉者。其害三也。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威也。制爲征伐以一天下。蓋兵期無兵也。而其末流則有窮盡民力以事兵革。貪黷無節以侈武功者矣。是本乎征討而過焉者。其害四也。諸如此類。凡人心之欲。日生日熾。過其限度而不自知者。其要皆本於奉養之私。求便其身圖而流則爲害矣。夫先王之制。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缺者。其本無非天理之當然。後人不知合乎理之中。反藉先王之制。以恣一已之欲。遂使人欲肆而天理亡。末勝之害。一至於此。奈之何不損。故損之爲義甚大。總要損人欲以復天理。使之適得其中。此聖人作易意也。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伊川易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此釋夬卦九五爻象也。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夫夬決而又決也。夫之卦體下乾上兌。五陽決一陰。而九五又以剛居剛。爲夬之主。必不係累於陰柔者。但與上六切近。如莧陸得陰氣之多。恐不能無所比。雖迫於衆陽之合力。且已有陽剛中正之德。必能決而決之。不失中行之道。可以无咎。而象謂中未光者。程子釋其意。以爲人必心正無私昵。意誠無勉強。乃能極大

中至正之道。充實於內而光輝於外。今九五比於上爻。狎習親昵。心未必正。特以迫於義之不可而勉強決去之。則其意亦非盡出於誠。雖所行中正有无咎之道。然勝人之邪者。必先自勝其邪。邪念一分未盡。天理便一分未光。何也。人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發以示人。欲人正心誠意。無一毫係累。而後中正之道得光大也。聖人於夫之九五。蓋有深望焉。

伊川曰。方說而止。節之義也。此釋節之卦義也。節有限而止也。其卦兌下坎上。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情說便易流。惟說而能止。方無放縱淫佚之失。而合於天理。當於人情。此節之義也。非勇於自克者。其孰能之。

伊川曰。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此釋節九二爻義也。九二曰。不出門庭凶。蓋九二位居人臣。當可行之時。而有不出門庭之象。則知節而不知通。不正之節也。夫節之爲義。知時識變。要於中正。故有當節而節者。有不當節而不節者。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當節而節。非剛健不能致其決。所謂剛中正爲節也。若太節用則爲吝嗇。太巽怯則爲柔懦。是不當節而節。九以陽居二陰。失剛不正。有嗇與懦之病。所謂不正之節而凶也。蓋當禹稷之任。欲守顏子之節。則反爲失節。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伊川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此因論語夫子答原憲者而發明之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四者之情。皆生於人欲之私。仁則純乎天理。而自無私欲。若未能無而制使不行。斯其克治懲窒之功。亦難能也。然病根未除。潛藏隱伏。有制之不勝制者。且不久又生於心。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夫子答憲意也。蓋開其蔽而示之。使由勉強進於自然。則仁矣。須知不行工夫與克己異。朱子曰。克己者。從根原上鏟

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不能去也。

明道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義理者。天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天命皆於形氣之私。其勢常相勝而迭消長。義理長則爲君子。客氣長則爲小人。學者須辨二者相爲消長之數。兢兢集義循理而行。使義理之得於心者積久漸多。則知形氣之私在外爲客。有以勝之而禁其方長之勢。消了一分。義理愈長一分。散則漸少。便爲君子。至於私欲淨盡。消無可消。則氣質變而學問成。渾身都是義理。有以復其天命之本然。豈非大賢之事。若聖人則合下無欲不煩消散矣。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明道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持志爲本。志帥氣者也。人之氣和而不乖。柔而不迫。寬而不褊。緩而不急。豈不是好。或謂人皆知之。臨事則不能然者。其故云何。程子以爲是皆志不勝氣之故。蓋知和柔寬緩之爲美者。志也。臨事反暴厲者。不勝其氣也。志不勝氣。則心反爲氣動。所以反動其心。此由於不持其志也。不持其志。則無以帥氣。平居氣未用事。心尚分曉。臨局倉卒。只憑氣質做去。躁暴亢厲。俱所不免。事過又悔。悔後臨事又是如舊。此變化氣質之難。而持志涵養之功所不可一日斷者也。

明道曰。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吝者。氣歉。常爲私意小智纏繞。故人有閒思雜慮不能祛者。只是吝。惟其吝也。浩然正大之氣餒而不充。是以不能祛思慮。若克治功深。養得浩然之氣。遇事劈成兩畔。何至如此纏繞。

明道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七情皆人所有而不可不治者。怒與懼其最難也。怒者氣盛不能自遏。懼者氣歉不能自立。故一朝之忿。有忘身及親者。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者。有獨行而懼心者。有見蛇蝎而股慄者。總之不克己。故怒多。不明理。故懼生。己私既克。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卽可怒而怒亦以物之當怒。而我何與焉。窮理既明。則浩然之氣。配義與道。雖千萬人吾往矣。何懼之有哉。

明道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使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他山之石二句。詩小雅鶴鳴篇。程子蓋有所感而引堯夫解詩之言也。夫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然質美未完。不能不有以磨之。兩玉相磨。不可成器。必得麤礪之石磨之。礲錯功深。倍加精瑩。玉固如此。於人亦然。如君子之與小人。薰蕕自不同類。學問反資進益。蓋與小人處。小人易肆侵陵。惟慮其侵陵也。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其禍者必嚴。動其仁義禮智之心。不敢苟安。忍其聲色嗜慾之性。不敢妄發。增益其才智之所不能。預防其患害之所未至。至於德日崇。慝日修。惑日辨。其於天下事。必知之明。處之當。而道理便出來矣。讒搆擠排。詿非玉汝於成。艱難險阻。正將以利吾器。常存此心。何處非學。乃有一遇小人而憂傷病沮。不能自振者。亦未聞堯夫解詩之義。而不足爲君子也已。

明道曰。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此卽明理可以治懼之意也。天下不乏可畏之事。吾心自有不畏之理。循理而行。卒然臨之而不驚。卽如物之尖者易以刺人。目之所畏者也。當於此事思其所以刺人者如何。求其所以不至於刺者如何。不得放過。便與克去其畏之之心。使此心直可放下。遇室中率然置有尖物。須

以理勝他。如動容周旋中禮。行安節和。坐作進退。皆有常度。物雖當前。心泰神定。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若夫舉趾高心不固者。蹶趨以自暴其氣者。一跬步便是荊棘。雖無尖物。開目便錯。能無畏乎。克己之功。類當作如是觀也。葉平巖訓率字爲常字。言明道教人於室中常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是所謂衽金革之強。北宮黝不目逃之勇。近世抄化僧之坐穢氈。豈可云以理勝者乎。愚謂畏自在境。不畏自在心。心亦非強制也。義理明透。定靜安慮。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夫何畏。不然。天下豈少刺人之尖物哉。

明道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己之職分所當任者。儘不容恕。己不自責而暇爲人責。是憂上下之憂而不知憂己之憂。豈可謂能任職分哉。職分所該者廣。不必耑以居位守官言也。

明道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孟子稱大舜舍己從人。蓋其大公之心。善與人同。成見忘而形迹化。若學者則未免胸中爲一己字罣礙。斤斤以爲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有恡濳。懼其守己者固執而不化。從人者勉強而輕緩也。然聞義能徙。由勉幾安。則亦無難於舍而從之矣。

明道曰。九德最好。虞書皐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栗莊栗也。愿樸也。亂治也。恭著乎外。敬守乎中也。擾馴也。廉有廉隅也。塞實也。每上一截。是說所稟之性。每下一截。是說學問之功。學問以化其氣稟而德成焉。列之爲九。要不外以剛濟柔。以柔濟剛之義。蓋天下惟聖人生而清明純粹。大中至正。渾然無所偏倚。其餘有氣稟之拘。皆不免滯於一隅。必加學問之功。矯揉以歸於正。此後世之學問。皆本唐虞而程子以爲九德最好也。

明道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飲食衣服。本天地間公共道理。而爲人生所不可缺者。天固盡人授之以職。雖有富貴貧賤之不同。而莫不各有當

然之分。循其當然。纔是不廢天職。若沾沾有所私於己。而致一貪吝之心。如欲獨享膏腴。獨侈奢華之類。便廢當然之職分。徇一己之私欲。此克治之功不可不謹也。意與孟子口之於味節互相發。

明道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此程子以身示教。見治心不可不密也。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三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蓋病症雖治。病根未除。潛藏隱伏。有所觸時。不免復發。故程子自謂今無此好。而周茂叔窺其隱而示之。非周子用功之深。不知其不可易言。非程子治心之密。亦不能隨在省察。學者所當警也。

伊川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身之私也。不能無私。便不能合天理之公。宜其與道難一。惟聖人爲能盡其性。以踐其形。下此則必有賴於省克之功也。

伊川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有過自責。君子克治之學也。豈可無乎。然有不是處便改。改後不復行。心胸向前上去。儘好商量。若已往之失。長留爲悔。則應酬之閒。反爲繫累。是甚學問。

伊川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所欲如口目耳鼻四肢之欲。豈人所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故不必沈溺於其中。始爲非理之正。只一念之差。偏有所向。被他牽惹。卽已是欲。不可

不克
治也

明道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聞過而喜則其改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速於改過其進德庸可量乎故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而程子亦以爲百世師夫人情畏難苟安遂非文過聞子路之風足令傲心恭愈心奮亢心消吝心釋豈非與夷惠同足興起百世者哉

明道曰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語言緊急自是氣不定使然在以學問之道變之故當漸漸習習之既久覺語言閒自然和緩無復緊急之病便是氣質變也氣質無不可變化者學問之爲功於氣質亦匪一端即語言一節可以觀矣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麤了諸君莫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此見顏子之心即是聖人之心所謂因物付物也不遷怒不貳過本夫子稱顏子之辭語錄釋不遷怒句謂怒於甲者不遷於乙或問其說是否程子答之曰是又言誠如此說稟性和平者似皆能之無甚難事夫子何以獨稱顏子程子反覆示之以爲語錄之說說得麤淺令人易曉耳箇中卻有意義可尋諸君不曾細察便見爲易不知能如此者最難須是潛心理會其所以不遷之故苟非此心至虛至明物來順應而無一毫私意者未易勉能也程子又嘗曰不在血氣則不遷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

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苟知其所以不遷之故。便知顏子已近聖人地位。如舜大聖人也。誅四凶者。怒四凶也。其實舜非有心於怒之。可怒在彼。已無與焉。蓋聖人之怒。不自心作。因其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則雖有怒而無怒也。譬如鏡之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謂鏡不沒人之妍媸則可。謂鏡有好惡則不可。此聖人心如明鏡。惟顏子爲能庶幾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者。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若以常人論之。怒氣一發難制。有不自知其遷怒之甚者。夫室與市不相涉也。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甚無謂也。氣不能定者。固亦有之。況且怒在這人。對那人說話。辭色之閒。能無遷怒及之乎。蓋其怒以己不以物。物遷而怒與俱遷。常人大概然也。然則有能怒一人而不以餘怒之辭色加於別人。已是能自禁持。不爲血氣所使。而知以義理制之者。算是難事。矧夫聖人之怒。因物而生。不以己意與乎其閒。豈不甚難。彼顏子之不遷。亦是內外相忘。澄然無事之候。非止謂怒一人不怒別人。即足以盡怒甲不遷乙之旨也。蓋怒一人不怒別人者。胸中猶著箇怒意在。怒甲不遷乙者。發中其節。過而忘之。不曾繫著於心。即使復見其人。非如前日之可怒。則亦不復怒之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由是而知君子小人之分矣。君子以我御物。心有主而物聽命。役物者也。小人逐物而往。心無主而爲物所引。役於物者也。夫喜怒原在事不在己。今人客氣橫溢。胸中勞擾。見一可喜可怒之事。自家先著一分迫懍。是物爲主。我爲陪往迎而奉之。不得活潑潑地。此段神情。亦見其勞矣。惟聖人之心。湛然如水之止。蓋止水喻其靜。明鏡喻其虛。虛故靜。靜愈虛。二義相須。故本文兩言之。聖人乃自然而然者。顏子則由平日實致其克復

之功。以至於此。學者涵養未
深。理會未熟。正未可易視也。

明道曰。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人之視聽言動。本乎心。見乎體。一般要緊。然人心纔感而動。便是目與物接。而耳次之。隨後方言動。故有先後之序。要之己之宜克則一也。當夫己之未克。心有所累。那能廣大光明。其體逐物而馳。那見安舒自得。不能合乎天理之本然。俯仰自有愧怍。愧怍便不得樂。樂之眞不流行於心體之間。而有一息之間斷。則以行之不慊。致氣不充而餒矣。當日顏子實能於視聽言動上約之以禮。故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程子又於中分別出先後來。蓋從體驗之後。得其用功次第。而深知克己之效。眞有與天地同其廣大。與萬物同其安舒。無自欺而自慊。俯仰從容。浩然常伸者。所以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當初亦知是好語。今看來直是恁地好。愚按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此是程子尋著說出也。

明道曰。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人己之間。有感有應。然必我先有以感乎彼。而彼乃有以應乎我。若徒責人之應而不自責其所以感之之道。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所以聖人責己處多。責人處少。非故爲長厚之行也。揆之感應之理。當如是耳。是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自盡其所爲感。不問其應不應。及其歸也。其應如響矣。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

者也。謝子卽謝上蔡師弟一年之別。相見卽以工夫爲問。可見昔賢汲汲於學。上蔡謂去箇矜字。實據其工夫以對。有難之之意。伊川又問何故者。將以驗其工夫之實有所得與否也。矜者。誇張務大。是爲人之學。不知省察者。看做沒要緊。仔細檢點。百般病痛。都從此處掛根。須著實克治。按得此心住。伏得此心下。免這箇罪過纔是爲己。不爲人。可以向進上去。上蔡言之痛切。而伊川卽點頭心契。又恐在坐同志者未悉此意。急爲稱許。欲人以上蔡爲法。蓋切問近思。爲己之學。矜心未伏。問那肯切。思那肯近。能切而近。方按伏得矜字。按胡文定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是甚恁地。由謝子此言觀之。中庸尙絅。大易藏密。何莫非此去矜之心。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明道嘗曰。治怒爲難。其答橫渠定性書。亦曰惟怒爲甚。蓋人爲血氣所使。往往偶然之怒發於不及覺而不能制。故以張思叔之賢。亦不免有詬詈僕夫之舉也。僕夫愚很固執。不識事體。其足起人惱怒者甚多。伊川敎以動忍。動忍則義理爲主。彼之無知姑恕之。我之不便姑安之。知世閒原有多少拂亂之事。知此身本無恣意順適之期。則心性定而怒自消。思叔聞言卽自慚謝。亦可謂勇於自治者矣。

伊川曰。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論語言見賢思齊者。以賢皆可爲也。當初是從有爲來的。思而爲之則齊矣。故復引孟子之言爲證。論語言見不賢內自省者。以不賢雖在人。亦不可不反之己也。世閒儘有知人則明。自知則暗者。內省則莫非切己工夫。故曰莫不在己。總之未見之先。原有一箇爲善去惡之實心。則隨所見皆是爲學。否則悠悠泛泛。日見賢不賢何益。

橫渠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飮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此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意。湛者不動。一者不雜。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故爲氣之本也。攻取那物。必欲得之。便是氣之欲也。攻取亦曰性者。氣質之性也。屬足

也厭飽也屬厭而已者適可而止無貪心也人生之初氣以成形有氣則有欲如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之類然從其本而溯之湛然純一未嘗有此乃是後來攻取於外感物而始有之者雖亦人所不能無然任此爲性而不知有以制之則義理之性反爲所累而無以全其本心之德矣故惟知德者爲能盡其性不以氣質之性爲性其於飲食臭味取足而已攻取之嗜欲不足以累之也蓋心大也本也嗜欲小也末也不以小害大末喪本則氣亦可驗性欲亦可徵理雖在攻取之中不失湛然之體非知德者孰能知之

橫渠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此去惡莫如盡之意也性之由來者本善而不除其惡無以成其善除者拔其根而去之成者復其初而完之也不除由於不察察之未盡卽云爲善亦麤而已安能純粹至善以復其本然之天故人之省克不可一日已也

橫渠曰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人心之中只有一仁而學者欲成其德確有好仁惡不仁兩段工夫好仁是慈愛意思多惡不仁是斷制意思多好屬仁惡屬義人能惡不仁故其察己也綺見不善之事非己所能姑容而一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當好不知不仁之當惡則所習之理所行之事皆將以爲是而不及察其所以然著明其所當然雖有好仁之心或陷於不仁而莫之覺此夫子所爲以好仁惡不仁並言之也**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蓋仁爲元善而仁之中有義義所以裁決是非者也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心而無裁決之明豈能盡義不盡義則無以別其爲非徒見爲是此心未必悉當乎理豈能盡仁仁與義合一而後仁之道盡好與惡並用而後仁義之道盡世有含糊做好人苟且行好事終無著落反成害道者始知張子之言至精切也

橫渠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不責己者。多要非人。苟知所以責己。則不惟可以情恕。可以理遣。實自家有不是處。斷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將惴惴求免人尤之不暇。而敢尤人乎哉。故學至於不尤人。眞能密操存公物我。而爲學之至者也。

橫渠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此言人之志道貴專也。專始獲益。世亦有潛心於道者。庶幾知所志矣。然而閒思雜慮。不能自禁。此心忽忽如有所失。反被他事牽引。則不專矣。此無異故志不勝氣也。氣用事則誘於習染。習染深則積新成舊。交相纏繞。於是心爲所掣。不能脫然無累。灑然自得。本欲求益。畢竟無益。但覺吾道之拘。反樂舊習之誘。宜其引之而去也。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朋友之來。欲勝其氣。究在先定其心。夫心何由定乎。必得朋友相與觀摩。則有所以輔吾心矣。而由是琴瑟以調養之。使心得其和。簡編以涵泳之。使心得其正。常使其心專有所在。而不及乎他。則思慮自除。古人之欲爲此具者。皆將以求益耳。惟聖人知三者之益。朋友最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是以樂也。樂在乎此。必不在乎舊習而講習責善。以爲潛心於道之助。其益豈不大哉。

橫渠曰。矯輕警惰。此欲學者戒輕惰之弊也。學以養重爲先。輕則失之浮躁。而所學不固。是在有以矯之。禮陶樂淑以變化其氣質。矯輕之道也。學以勤敏而進。惰則失之弛慢而學且日隳。是在有以警之。恪恭震動以淬厲其精神。警惰之方也。然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矣。可不戒乎。○此下四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欲利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慾。此言求仁之方在於寡慾也。仁道至大而至精。其難成久矣。夫仁本固有。而所以難成者。以人人失其所好。好所不當好也。蓋公與私不並立。仁者。天理之公。無所爲利欲。利欲者。人心之私。顯悖乎天理。今人人有欲利之心。則與爲仁之學。分途異逕。正相背馳矣。故學者求仁。有要道焉。惟在寡慾而已。紛華靡麗。不以動其心。耳目口體。不敢逞其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其於仁也。何難成之足患哉。

橫渠曰。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此欲人存恭謹之心也。大凡君子持身自有定見。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宜濟之以剛強。至於瞻視之閒。亦有自然之節制。不可稍過。蓋視有上下。視高則近於輕揚。而其氣必高。視下則近於巽順。而其心必柔。此不獨視常人然也。卽視國君者。卽其瞻視以定吉凶。不離紳帶而已得之。故學者必先去其輕傲之客氣。然後進道有基。如其爲人麤暴。則客氣未除。必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進於道。蓋昔曾子嘗有言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正以其氣貌高亢。無收斂篤實之意。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所謂視有上下而氣與心隨之者。蓋人身五官之用。視居其先。故曰者。尤人之所常用。且心之神。常於目託之。視之上下。且於目試之。己之恭敬傲慢。亦卽於所視而見。所以欲下其視者。豈徒致謹於視哉。正欲制外以安內而

借以柔其心也。人誠能柔其心。則虛以受人。其於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怠惰矣。

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此言交友以謙恭爲主。人之有朋友。原非爲相習於燕安。所以共勉於存理遏欲而輔佐其仁。今人之交。不能親近直諒之士。但擇其工於媚悅而柔遜者。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味相合。既非道義之孚。則必凶終隙末。一言不合。遂至怒氣相加。豈復成朋友乎。夫朋友之際。在乎取善輔仁。必卑以自牧。相下而無厭倦。方爲得之。故惟能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則彼之善有以資乎我。我之善有以助乎彼。涵育薰陶。不自知其轉移之捷。其得效爲最速也。交友之道。張子言之盡矣。學者宜取法焉。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

此言進學以溫柔爲主。昔仲尼嘗有言曰。禮有之。童子必隅坐。必隨行。今闕黨之童子則不然。吾見其居不讓坐。儼然居於先生之位也。行不後長。儼然與先生並行也。是非求學問之進益者。乃欲速臨於成人之列者。由此觀之。則凡爲學者必先溫和柔順。誠溫和柔順。則謙能受益。而後有以爲進學之地。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嘗觀諸詩矣。大雅抑之篇有曰。溫溫然恭敬之人。是爲進德之根基。蓋以人自處於高亢。則志驕氣盈。無由得益。惟溫和恭謹。則德日進而所益者多矣。是滿則招損。謙則受益。無事不然也。學者其勉之。

橫渠曰。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其於親已有物我。不肯

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此言教子弟者當愼之於始也。古者教人。必先小學。所以收放心。養德性。而預絕其驕惰之根也。近世小學不講。父母於子。愛踰於禮。是以男女從幼。卽習於驕傲怠惰。壞了氣質。及其長也。暴戾恣睢。遂益形其凶很。此豈其天性然哉。只爲未習小學。身爲子弟之事。則於一體之親已分彼此。不肯安意下之。驕惰之病根常在。又隨身之所居而日有所長。夫人之驕惰日長。則焉往而不敗乎。當其爲子弟。不能安子弟之分。凡灑掃應對之節。皆所不屑爲。由是在朋友則蔑視儕輩。意氣自用。足高氣揚。雖遇勝己之友。亦不能相下矣。又或時而遇有官長。則平日虛憍之氣習慣自然。將以卑踰尊蔑禮犯分。其所必至。如何能下官長。設使爲宰相。則封己自足。嫉賢妬能。亦其所不免。安肯虛懷折節。下天下之賢。又其甚者。但徇夫一己之私心。盡喪其本然之義理。此豈有他故哉。也只爲驕惰之病根不去。隨所居之地。與所接之人。積習漸長。爲害滋甚。故人須隨在精察力加克治。使事事消除驕惰之病。則人心退聽。道心日長。而本然之義理常勝矣。教子弟者。其可不愼之於始乎。